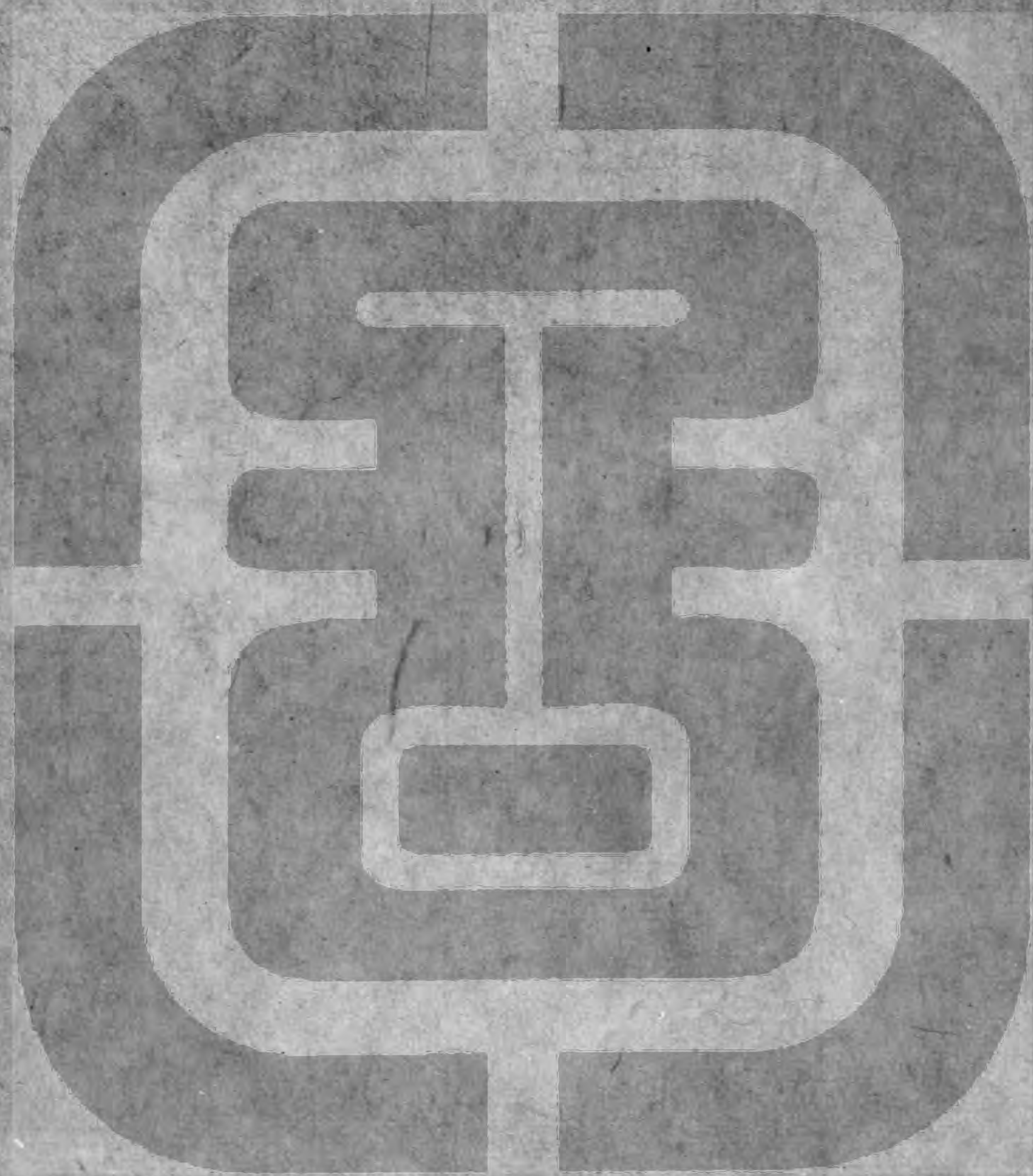


石園全集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七

灌研齋文稿五

記七首

吉安二忠祠從祀先忠肅公碑記

宋楊忠襄以江寧別駕死建炎之節舊於金陵墓側有專祠崇禎間吾鄉胡郭兩侍御又爲文忠烈祠附以靖難翰林王公良大理鄒公瑾侍御魏公冕曾公鳳韶長史鄒公朴紀善周公是修令尹嚴公伯瑋張公彥方教諭王公省凡九人以諸公同吉產也同死義故並祀於忠襄之室云時我總憲忠肅公官南大司馬記事有碑其論合祀之繇曰正氣者君子去來之輿也來則乘之

去不舍焉時之今昔有分官之崇卑有分而正氣則合
又曰死地不同而生地同死事不同而死忠同正氣先
後數百年其揆一也其合祀也又奚疑忠肅此時隱然
自畱一席以俟將來之證合亦猶忠烈拜忠襄祠自矢
曰歿而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忠肅少壯登朝爲名御史
風裁甚峻見嫉於羣小放歸田里幾二十年嗣撫天津
筦南樞數召對面浚軍政壬午聞命之日別諸子敕斷
家事慷慨就道蓋知時事難爲往而不返之志固已浚
矣癸未冬賊將薄京城召對尤勤有遷都之議而迂闊
者沮之獨公主持其間密奏令大臣輔太子南中徵兵
上意即以屬公公曰臣當與國同安危臣主此議爲社
稷非爲身謀上猶豫未定設此議得行國事尚未可知
惜贊之者無其人也事雖不就而老成謀國之槩確然
不可磨滅城陷之日公諭元鼎以必死寓即吾吉鄉館
祀忠烈位公賦詩畢命猶三復成仁取義之言引絙自
盡何異九臣一死得宜無媿文山之語邪時元鼎請護
公喪歸里不許惟餘飲泣是公之來也有故所乘者生
平此正氣其去也未往所不舍者終古此正氣宿昔之
學問力量至此始徵實用向之奮筆以明諸先生之心
正自明其心其證合者甚微生死猶其形迹耳元鼎曩
已合祀忠烈忠肅於燕茲更從祀於諸先生之前質之
公議僉曰可非敢以子弟阿私長者用畢吾後死者之

責也若忠襄忠烈及九先生舊有碑載茲不具論第述忠肅立朝大節以明從祀之意如此公諱邦華字懋明甲辰進士吉水谷邨人適公之子士亨孫長世至金陵共襄厥事從祀記按祠志攷廬舍祭田雖歷數十百年未至湮沒諸忠貞之靈亦赫矣哉

南州金襴禪寺碑記

朗師作金襴寺於上谿之原不過以金縷傳衣袈裟布地公案重一唱提於夢覺之關直下承當了無退轉於滅劫末鬱爲莊嚴舉向者阡陌齒齒之場機杼絃歌交襍之地一旦而丹壁朱甍茂林修竹藻井花鬘蔥蘢縹緲隱然出於煙霏空翠間擊磬鼓鐘肅清晨而警中夜

見聞隨喜軍持漉囊接迹闐咽凡勞人旅客悽惻於燈昏月落之際時相警發衣冠逢掖騷人墨客歡喜贊歎形之詠歌與經聲梵唄互相響答此固非震旦一大佛土哉然朗師之經始者亦大可念矣蓋不階尺土寸木而締造於荒煙野草旣已戛戛難之況當江鄉戍已間血流如海尸積成山佛像法身斷首挫臂委諸糞壤草土師能出入於其中而挾法像之未或戕毀者把茅蓋之所爲瘞齒薦亾有以感動於金戈鐵騎之衆而後成此顧非大仁勇猛能若是乎嗟乎吾儒當時平治定哆口談天下事易易耳一旦有急或竄伏於山巔野巖以偷視息以博名高又或迫不自勝奄奄泉下與草木同

朽腐者不可勝計曾何益於天下國家之故朗公一緇
流耳深山大澤何處不可自匿而乃以一身迴環於燐
火碧血間必有以出法像於糞壤草土復大其光明猶
若無能名無賞功無盡分者焉使其冠裳而與人間事
當必能權變用之而卓然有以自樹撫今追昔興衰關
乎願力俯仰皆託浮沈蓋不能不感慨繫之矣往歐陽
六一記豐樂亭欲求皇甫暉姚鳳之迹蘇明允記其鄉
圓覺院慨然有感於楚漢之際季布之忠皆似於境事
無與而遠想曠懷比類以觀於金襴創構之始彼何時
哉世界起滅皆繇一念釋氏之徒固有力持於運會升
降之外者不能不為三歎寺落成既久其求余記之者
亦且有日今始得握筆為之以眎王荆公之記興慶院
劉湏溪之記能仁寺皆寺未成而先圖之則余之負諾
責於金襴也余媿也夫

東湖大士菴碑記

豫章之城中故有東西二湖東尤曠一洲隆起四面阻
水曲折迴環恍若島嶼橋然後渡是為相國張文端杏
花樓故址也當年臺榭蔽虧於修竹茂林間有如圖畫
嗣歸饒水部風規猶存戊子亂後則鞠為茂草蕩為荒
煙無復陳蹟可尋矣一老僧營土室居之殘鐘斷磬風
雨飄搖遊人詠士未嘗過而問焉即有至者晏息無地
輒廢然返矣郡伯葉公以名御史來守南昌六年於茲

政平訟理公餘循覽方輿俯仰今昔慨然興修復之思
撤菴而新之爲屋三楹殿以祀佛門額大士菴仍懸因
是之名以存其舊殿後小軒羅羅清疎一啓窗而物類
合形輔勢奔赴几席猶以杖屨觴詠雜出於僧寮未便
也菴之右初爲宋其武觀察所構雪鴻菴者廓之使大
周繚石垣增其堅美於是西山之峰巒黛色隱見朝暮
舉全城麗譙傑閣梵宇琳宮參差映照於紅濤白浪中
四時呈其變態以新登眺之耳目真國中勝槩也工旣
成公欲識其歲月而命記於余余惟士君子之爲朝廷
治一方也必使有寬然有餘之意而後理達而事成古
之怡情山水者即窮鄉邃谷皆極搜討廼有直治城挾

闌闐車輿步騎宵旦往來之地可聽其榛莽确礫而弗
問乎今得公起而振之而雲卿之圃提鎮嚴公旣亭其
上孺子臺且徐及焉將見煙柳甲於六橋歌吹擬於竹
西漁舟遊舫蕩漾兩湖之間於以復我江城之舊公之
高懷遠韻豈不與山水俱深長乎昔子瞻之在杭永叔
之在滁香山之在江州興會所至未嘗不於山水泉石
具有深意寄其遐思君子蓋於此觀治焉善乎曾南豐
之記襄晉國擬峴臺曰君旣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
以休暇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游
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余於公亦云然故援筆爲之記
公名舟字天木丁亥進士江南之上元人付之焚修以

石園全集卷二十一
五
主是菴者則僧湛徹也

梅崖第一峰記

丁未王正之四日風物晴和余攜兒子祺與內弟卓爾步入小園陟老桂岡折而東越石門度澗登南巘已而裴回橋頭見紅梅數株甚開綠萼亦半吐殘雪初消池水澑澑顧而樂之卓爾則凝眺石門以指爪剔石蘚有聲忽狂喜叫絕曰石上隱隱若有梅崖二字者余急趨往視則梅崖之下又微有第一峰三字蝸涎蟲篆未可驟辨取水濯之良久古苔去而五字之波畫畢露矣不獨書法道峭而鐫手隨石凸凹皆有筆意毫無損蝕殆奇觀哉夫此一石也不知經幾千百年亦不知更易幾

主余取諸荒野叢翳頽垣斷壁間列峙園次亦且數歷寒暑無日不觴詠摩挲不見有刻畫之迹而五字者始見於今日一異也余書園額曰梅山小隱蓋取余與內子遠山別號寓之近日次兒裕改字廓崖亦尚無有知之者乃梅崖二字槩括無遺即使余自爲題署亦不過如是一異也至所謂第一峰者意當年必有高人韻士大構園亭種梅環匝磊砢成崖獨以此石特出衆峰之上故爾得名余亦且位置於危阜叢梅中負山面沼無少倒側又一異也嗟乎古今好石者多矣昔吾家衛公平泉莊石以手摩之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異也曾不聞有字牛奇章以太湖石品爲甲乙丙丁刻於石陰曰

牛氏石白樂天之銘盤石曰質凝雲白文圻煙碧便是
白家夏天牀席亦異矣然皆自爲銘紀不聞先有爲之
鏤其標識符合如斯者其尤物之有歸邪抑精意之有
所召邪必有以也姑爲之記云

題白雲堆記

舟入三門峽睹怪石奇峰泉響谷應知零固多佳山水
焉日偕易去浮梅子鶴遊羅田巖見石僻隆起高山突
兀翼以兩洞如端人鉅公正笏垂紳宜諸先輩大儒講
道問業其中蓋龜蒙鳧嶧未敢以山川例視然意其外
必有岡阜陰異幽壑靈谿爲高士韻流之所託迹者故
余詩有探奇未盡窮幽興之句而子鶴輒爲言西山之

勝讀其詩記丹甍碧礎煙雲變幻之狀流泉喬木之聲
歷歷如出紙上酈道元注水經柳子厚記鈇鉞潭不是
過也余雖未能至庶幾可當臥遊因思零固多佳山水
然有王翼道而需山顯有何善山黃洛邨而羅巖著今
得子鶴人始知有白雲堆此歐陽文忠所謂物不能自
見待人以彰不信然乎子鶴骨勁神清令人對之蕭然
自遠其事業政未可量余之重子鶴也寧獨以其詩其
記已哉

伊蔚齋記

南山律律飄飄弗弗昔人所以廢蓼莪也讀是詩而不
流涕太息豈人情哉余友王公達以名其齋余是以知

其心之悲矣公達之尊人簡州公以七十四歲捐賓客子若孫多且賢考終餘慶里人以謂無憾然無以解於公達之心之悲也泣而語余癸酉之後濟當上公車心搖搖焉弗敢以告先大夫也濟欲無上公車又心皇皇焉弗敢以告先大夫也濟從姪孫璽是歲亦偕計吏於是遲遲其行先大夫覺之趣璽行甚急曰老人加餐食而旦夕我也烏得有之死之心哉嗟乎其言殆不忍聞也公達欲無行乎廼心怦怦動越七日而簡州公無疾卒公達慟不得視含斂乃取簡州公所手輯朝廷詔旨及諸名臣奏疏有關於宗社世道者列之几案朝斯夕斯仰天嗚嗚傷哉宜其心之悲矣余每歎絕裾之輩別具肺腸固不待功名之會熱中而起及讀史寫九折坂事曰驅之王尊爲忠臣王陽爲孝子其慷慨不顧之心事宛見筆端孰謂人情不甚相遠哉近代則有甚異者天下無事則法王尊之疾驅四郊多警則惜王陽之遺體一人之身時而慷慨時而眷戀以視昔人殆難彷彿矣有心世道者能無論世而深憂乎哉是以俠烈之士親在則不以身許人親歿之後捐軀報知如棄涕唾賢者讀書用世甚不可苟已也公達依依自傷迴思敝車羸馬寒雪道中痛心疾首灑淚思親簡州公豈不逆料而忍傷其子之志意哉乃其教子有不得出於瞻顧之術者如此也公達旣免喪伊蒿伊蔚亡傷志意從此策

名清時忠移君治移官陟彼岵兮王事靡盬吾有以知
公達之心之無已耳嗟乎如公達乃可謂善讀詩矣簡
州公爲吏有廉聲上下咸孚以不得於勢要移判福州
遷州大夫未之官遂致仕人喜其勇於退在福州日常
對人言糴地自守某實兢兢判不必恥判而汙斯恥矣
其言尤足述云

青原山觀瀑記

青原未知有瀑布也有之自藥公始昨歲藥公埽增閩
之鼓山道出章門與余談小三疊泉心奇之戊申春暮
余歸螺川欲往遊以雨不果立夏之二日雨歇急呼艇
絕江而東時積霖初霽千山若沐見農務方興子婦挈

壺粿以餉耕秧馬犁犢休於樹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
新子瞻每喜書之良有以也行數里邨落炊煙相接陂
陀岡阜幽鬱寥廓又數里過紅亭入松徑風起林號層
層蒼翠非復人境矣松盡處爲聖域坊歷諸講堂又坊
焉懸顏魯公所書祖關於其上兩綽楔如翼皆觀察愚
山施公建因憶三年前愚山倡道鐘鼓爲新聚數郡紳
士於一堂之上反覆辨難不減當年從游忠介鄒師時
今彈指間而堂前又草深矣迤邐經待月橋而東則白
版架高礪上水從牆根出木規度之以灌田亦淙淙可
聽嗣是入靜居禪寺禮佛登祖塏恍然昨日而枯荆更
發芴枝愚山爲補山谷真蹟於壁上則所未見者已而

坐三笑亭竹樹攢覆激潭菽虧下凝翠亭見殘紅掩映於新綠古苔間乃知春歸尚轉入此中少留也日之夕矣歸維摩室與藥公挑燈夜話藥公見地高峻手眼靈悒隨意所拈皆成真諦余不解禪理然生平見所自稱爲善知識者未窺一二輒高自標舉令人可厭惟往同蕭伯玉晤雪嶠師於開先復同劉平田晤覺浪丈人於天界嘯公後又得藥公提唱醒發大振宗風其淵源固有自哉漏下三鼓就寢寢不移時而梵唄魚鼓之聲關人夢覺夜不成寐曉起披衣待旦聞屋角山鳥啾啾作晴聲即索籃輿同藥公往從三笑亭過水春萬山聳拔左右交互一水激潭亂石過之水流石罅硜然有聲循

澗穿小徑山勢崿嶮迫水不能成流怒激各尋竅以趨行不數武輒渡渡凡二十餘其間如釣臺之聳矗滴水崖之霏微飄瀝曲者虎鬪企者鳥攫目不暇接稍平衍處則荒畝每每稍結茅房二三老頭陀闢土力耕以補寺糧藥公苦心哉再行一二里灌叢紆曲駢織泉流汨汨入耳知瀑不遠忽聞崖上聲振林木蓋侍者舉爆竹以驚山君者也舍輿同藥公步而上則小三疊石刻卓懸崖間泉從上落三折而益大下有小潭承之珠散壁飛雨懸風掀以方匡廬具體而微離瀑不二三尺有石插出如砥同藥公坐其上啜茗聽泉冷翠侵人顏面藥公曰未也其上猶有三疊焉視此較小虎踞其旁急

驅使者從人先登皆有怖色乃取火焚之蓋前雖極力
芟除自愚山到後遊人迹絕竹蘚蘿薜又復雜翳因思
人世顛倒夢幻中稍不洗滌方寸荆棘日生豈獨山乎
爲之惕然深省先登者返曰泉故有之然險絕不可以
步尼勿往余曰以我老無濟勝具乎令二僕夫挾而登
果無受足處攀蘿猿引不至其巔不已四顧茫然旋躅
蒙茸任趾之所及而止得草坪平行可坐因席地望泉
仍三疊而小其爲瀑爲潭亦如之旁有洞洞可容十餘
人光潤淨徹其爲虎居無疑有二古樹箱洞參天洞若
借抵於樹然者壽藤怪松紛亞披覆真靈境哉久之晝
色欲暝霞荒霧接凜乎其不可留扶筇緣石壁而下余
題一絕於石曰青原瀑布護蒼苔誰向山泉闢草萊莫
謂老人難濟勝扶筇親到上頭來回顧盱視山與情戀
藥公曰此當架一橋置小團瓢令僧居其中從橋觀瀑
乃暢余然之取路而歸路沿山腰螺髻盤旋約二里許
山骨斗疊片片作深黝色或踞或攖或如劒戟或如大
劈斧斲不可名狀山石橫偃側布水隱其腹似各空其
隙以聽奔躍如駿馬下坂雷霆乍驚令人不敢迫視久
聽是爲漱青峽由此再二里屋瓦鱗鱗平山坡而菴者
則青又也老僧肅而迎飯罷僻間有愚山所書遊瀑詩
爲讀一過藥公曰寺中所云製茶處即此菴也問山僧
製茶法言之娓娓而煙突竈具猶帶雨前氣色藥公曰

此嘯公所種今得享受愚者今年亦復種茶千頭待之
異日可以餉友作詩料余笑曰得飲趙州足矣敢望餉
乎忽睹山雲欲起細雨濛濛因趨歸歸非向來所經而
千佛樓之水與謝坪青又之三溪匯而出始知其突奔
竄烈者必非一水所致也歸臥禪房相與大悞時吳舫
翁雲追遊不及而家姪石門令震亦來爲之舉似以不
得同遊爲憾矣舫翁言文信國所書青原山三大字尚
在塵土中余取而新之大足壯青原之色又言天玉山
瀑較此更勝相距不十五里余心動思以次日乘興往
夜半風雨大作竟兩晝淋漓不止乃知天爲遊人假一
日之晴以了三疊之遊非偶然也嘗讀劉涇溪之言曰
騷人志士之所遊遊而未必能至即至其處而敗於風
雨怵於蛇虎阻於梯梁困於徒侶馬瘠僕痛猿斷鳥呼
即平地入望濟勝無具亦自彷彿而止今旣已得雨隙
之晴又有藥公爲導師余以七十餘歲老人能杖履相
從涉鳥道探虎穴尚復不憊不可謂非奇緣也已因取
而記之

贊四首

語松禪僧像贊

語者何松松亦何語撫者盤桓頑石爾汝謾謾風生九
夏寒濤聲石髮巖泉煮何當赤脚踏層冰飛躡姑峰撼
雷雨

蘇小眉擊磬圖贊

坡公探石鐘而聞鞀鞳之音於水之溜風幡猶疑往遊
廬山白鶴遺址古松流水間不聞人聲而聞落子之聲
之爲棊此中寄託匪夷所思今擊者磬亦復何爲但取
秋聲諸什讀之不知其聲之在磬在詩數條秋不落
落落葉萬峰知試取一參看大眉即小眉

周計百嵯峨對古雪小影贊

計百小郎亦圖於側

翠巖古雪振錫豎拂聞自羅浮來迹之不可得今從嵯
峨紙上物色對之者誰子未知其撥火分芋作何言說
但見清韻朗神不問而知爲金華殿中之客我儀圖之
其向辨才賺蘭亭之蕭翼抑坡公訪了元而斜川亦或
侍其側也邪

劉瑞生自畫小影贊

丰標奕奕野服葛巾望之若十洲三島之客瀟灑而出
塵畫者誰子畫之者何人是一是二亦幻亦真蓋其得
傳於曾生波臣是以爲他人寫照一一傳神寧有自開
生面尚畱毫髮遺憾而不奔軼絕倫也邪

題跋十四首

題歷代君臣圖

余家藏閣立本所畫列帝圖絹素漫漶而色澤點染蓋
非近代筆墨所可到後有周益公題跋鑒爲真蹟但古
帝王多矣繪止十二人中首列漢文光武餘皆偏安不

令之主益公亦不甚解其故今觀屠子仲杰所藏歷代君臣圖刻視之俱明辟賢輔不遺隱逸而曹瞞武曌亦列其中復不解其故余細思之古人舉事動垂法戒其畫列帝而首漢文光武所以示法刻君臣圖而襍以曹瞞武曌所以示戒斯其意乎益藩所刻余見有王逸少蘭亭圖及此二種今版入劫灰仲杰其善寶之

題王劉二公字帖

往余在長安日與王覺斯宗伯劉玉孺司馬皆稱莫逆交每退朝之暇風晨月夕煮茗浮觴相與揚扞古今縱談世出世事或襍以絲竹至丙夜不休二公皆喜臨池宗伯興到筆隨掀顛潑墨縑素統楮一時俱盡奔放橫逸皆中古人法度司馬則謹嚴奇崛出入唐宋諸名家間參己意皆可傳也今俱千古矣偶遊虔州黃伯圓出此帖見示當日同人歡聚讌談光景如昨今昔之感幾至隕涕李姑溪跋蘇子瞻蘭皋亭記云昔人論蘭亭縱橫運用皆非人所到而能至此者特以心手相忘自非出於乘興淋漓醉笑間亦不能爾余於二公亦云惟二公貽余手蹟亦自不乏而不能覓善刀勒之貞珉以公海內殆有媿於五絃宮保多矣

題春浮園圖冊

不到春浮園十七年矣昨歲歸里夏仲月偶與同年劉平田重過其地見山水依然而亭館臺榭多半委之荒

煙野草中求當年同晉卿殿撰與伯玉太常昆季醉酒
談詩之處了不能辨其爲何所不勝今昔存亡之感其
猶子孟昉孝友至性人也雅思修復以先人規畫未盡
記憶每爲歔歔涕淚不已昨冬余偕孟昉聯舟東下孟
昉止白門余返八寶旅舍今夏復來長干孟昉手持一
冊悲喜交集來告我曰此春浮園圖也余取視之見其
竹樹水石亭臺館榭恍然如逢故人新豐雞犬皆知其
家因喟然歎曰以伯玉昆季生平意趣收攝此中不能
不燬之兵火而猶得存之筆墨且古今名畫法書難保
其不散亡獨此圖冊乃爲數千里外友人所珍惜而仍
還之孟昉孝思相感其有呵護之者乎孟昉持此粉本
以歸漸次葺治以還舊觀俾余與平田仍得杖履相從
歲時游覽一如疇昔風景不亦大快乎因走筆題其端
時丁酉夏五日也

題沈坦若畫爲朱子莊

沈坦若以丹青妙手遊戲三昧夏過小園酒半爲余作
長江風雨圖又於素壁寫古松怪石虬然怒號不可迫
視以爲其豪邁奔放技若此止矣今觀子莊此冊而秀
娟澹遠各極其致何兼擅乃爾昔人以法書換名畫子
莊臨池得古人法度未知費幾許筆墨相與角勝以彼
易此所得孰優因一笑識之

跋傳燈正宗冊

石園全集卷第二
此嘯峰和尚未竟之緒也藥公起而承之登枝尋本溯
流窮源打破藩籬共偕大道舉從前爾我紛競之私一
掃而空之真所謂正法眼藏也嗟乎天下何事不壞於
異而成於同何理不淆於分而歸於一蘇明允之敘家
譜曰吾所相視如塗人者其初皆一人之身也此不可
與互參乎倘得是書而存之寧獨有功於禪學哉

跋曹溪詩後

魯山先生杖屨徧名山境遇所接每形之詠歌以寄其
意余所見登匡廬遊西山諸什或經月或數日靡不於
山水性情別有契悟非徒工風雲月露之斤斤者比茲
度嶺而還復以南華所得三十首見示覺一片袈裟地
幾滴曹溪水盡歸奚囊令人神往可當臥遊頃睹龔芝
麓先生近刻香巖集中有兩入南華八首法老情深誦
服不置魯翁取其原韻重和之曠逸超脫中原白雪旗
鼓相當不可得而軒輊也昔韓昌黎蘇子瞻文章詞賦
妙絕千古人以爲得力於嶺表爲多然而欽敬歷落之
中不無牢騷侘傺之感若兩先生者一驅牡駢一恣游
覽雖隱顯不同而興會弗異真足並傳不朽韓蘇二公
寧得專美於前乎因題數語質之芝老以爲何如

跋朱澹子贈曾旅菴文後

余與曾旅菴居同里年且相若近相與結廬南浦始得
謀面而定交焉每相過從上下古今揚扝風雅其浩浩

落落之致不能窺其涯涘蓋於書無不讀宦轍所歷遇
佳山水輒有著述行世凡往來章門者自王公大人山
林詞客以及僧徒道侶一見皆屬舊知或多與其先世
遊處握手道故莫不厭所懷而去嗟乎公真異人哉昔
人有言一願讀盡天下好書二願交盡天下好友三願
看盡天下好山水又有為之語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
莫放過耳以今觀公三者幾幾能盡之而余之放過固
已多矣因書朱侍御贈言後以發一粲

跋王覺斯宗伯墨刻

孟津王文安公送余歸田序陳義甚高書法尤極龍跳
虎臥之致與平時操筆迴別余藏之有年一日雪堂少
宰見之擊節謂宜勒石以廣其傳因求伯氏于岸學博
臨池雙鉤真毫髮無遺憾矣乙巳新秋陳子伯璣止宿
余柏亭出以相示曰此誠三絕也愚山憲使為題數行
而于慧男令君慨然延名工壽之貞珉一時興會咸以
翰墨相欣賞豈獨孟津之迹將與山陰楔帖映帶千秋
俾余得與於古人止足之義諸君子之貺誠深遠也

恭紀董宗伯所書敕命後

元鼎以崇禎三年繇行人晉秩吏部補稽勲主事值
皇嗣覃恩拜命不三月獲邀兩世敕命蓋異邁也制詞
出年友文湛持閣學手詞藻典則膾炙人口時華亭董
思白為大宗伯筆墨妙絕千古余荷其忘年交乞為書

告身宗伯唯唯會請假歸里匆匆束裝約以到家書就
相寄後宗伯仙遊亦未知其踐諾與否遂三十餘年往
矣今夏余臥病螺川忽有持宗伯所書告身來即余向
時所求者爲救命五道後附一小跋敕則端嚴跋更道
逸爲宗伯得意之筆余焚香拜受悲喜交集夫以滄桑
之後世家望族所受綸誥多付無何有之鄉如昔人所
慨不博一醉者茲何屢經劫灰完好如故而宗伯子若
孫又能爲余珍惜之且以見還得非厚幸乎設使當日
宗伯未必書書而未必後人能守或即以相寄余藏之
於家能不與數世書籍字畫同歸於燼則茲之存而來
歸也其亦有鬼神呵護之抑或先封銓先安人潛德幽
光藉是以共垂不朽邪此余所爲不勝慶幸而繼之以
感泣也攷之史冊唐人家重誥命往往命工書者爲之
開元中加皇子榮王已下官誥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朝
士蕭嵩等十二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而顏魯公
則自書之余不能操管誠媿魯公宗伯則可與張裴諸
公並光史冊矣我子若孫宜世世寶之

書紱函兄詩文遺草

余兄紱函中丞先世從谷邨占籍秦之洵陽曾不再傳
而兄以功名顯少負雄才慷慨有大志好讀書自經史
百家以及醫卜農圃風占鳥角之祕皆能窮研析其理
奧時而長弓大劔單騎走塞外觀邊徼山川形勝時而

草屨擔簦入窮山僻谷訪異人仙客人皆莫測其所以然而磊砢英邁之氣望之者靡不知爲奇男子在諸生中試輒高等以恩選拔貢大廷棘圍再蹶即起而言曰何官不可爲顧所以自樹耳謁選得武林倅政聲卓絕擢南光祿正蓋異數云已而有以知兵薦起辭不就適左帥良玉擁數十萬衆軍潯陽武昌間東南震動特簡爲職方郎旋加同卿監其軍兄至與深相約結士卒帖服疆圉以安值鼎革左帥且死其子以數十萬兵駐皖江歸命英王王聞監軍名索兄一見奇之旋以上聞世祖皇帝即拜僉都御史撫皖旋晉副都撫天津殆人世不易之遭逢哉會以勦賊爲居守者嫉其功中以流言報罷一時朝論惜之將復大用兄乃不及待而病歿於潞水之邸舍傷哉余居常思惟余家總憲太宰與余兄弟四人一時歟歷中外人侈爲盛而道義名節家庭勗勵有如一而余於兄年齒相若議論意氣更爲契合後際滄桑歷患難又與兄同每一念至未嘗不涔涔隕涕也兄有丈夫子十人長以胄監令浙第六子霍十子雱皆登癸卯武榜一江右一江南家聲爲振尚有懷才未遇如霽等皆亢宗之才孫曾衆多爲吾家所未有今霍以赴北試行出兄所遺詩文求爲點定余浣手再讀覺其磊砢英邁之氣仍浮動筆墨間吉光片羽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因約略兄之生平附記於後他日修

言報罷一時朝論惜之將復大用兄乃不及待而病歿於潞水之邸舍傷哉余居常思惟余家總憲太宰與余兄弟四人一時歟歷中外人侈爲盛而道義名節家庭勗勵有如一而余於兄年齒相若議論意氣更爲契合後際滄桑歷患難又與兄同每一念至未嘗不涔涔隕涕也兄有丈夫子十人長以胄監令浙第六子霍十子雱皆登癸卯武榜一江右一江南家聲爲振尚有懷才未遇如霽等皆亢宗之才孫曾衆多爲吾家所未有今霍以赴北試行出兄所遺詩文求爲點定余浣手再讀覺其磊砢英邁之氣仍浮動筆墨間吉光片羽以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因約略兄之生平附記於後他日修

石園全集卷第三十一
家乘必當錄其最關切者以重文獻姪輩其善藏以俟
書黃山谷先生真蹟後

往癸甲之際內府所藏唐宋名人書畫法帖多散軼於
民間余與諸同人公餘閒步市肆流覽之間不勝太息
或輟餐錢特取其殘缺而直不昂者微存好古之意一
日得黃山谷所書杜少陵卷字畫神妙獨無款識細察
之則卷尾尚存合縫半印似有跋語者以千錢購之又
得大觀法帖一冊紙墨迥異尋常案頭時取披閱心目
爲之暢適偶孫北海少宰相過見之旣極歎賞山谷卷
而於大觀一冊展玩不肯釋手余問之則曰向得此舊
帖九冊而缺其一豈其是邪亟取證視良然少宰遂欲
攜之去曰但得公以此見予隨所收藏聽公取無靳余
故難之曰否否必得我所甚急如公之於此冊者乃可
相當以爲特寓言耳不數時少宰亟持一小帙來曰得
之矣公不得不以前帖相畀也披覽則趙松雪所跋山
谷書少陵詩者縫印毫髮無差余遂舉前冊易之大笑
而別嗟乎延津之劍合浦之珠古來神物必有護持以
司其契者寧獨簡冊乎哉因系數語紀之亦足當一段
佳話云

書三先生尺牘後

三先生者先師鄒忠介及余會試房師王蔥嶽大司馬
年友漳浦黃石齋宮詹也余以弱冠登乙卯賢書忠介

公知出清江李淮南師之門貽書曰李吉父少年有志行執經不佞不佞素奇之今爲公闡中所得他日必能大有樹立以不媿師門者吉父余字也及壬戌釋褐官行人時以逆璫煽禍雖在閒曹急欲以一疏擊其奸余師王大司馬每書止余曰宜相機圖之勿草草且於復家忠肅書中有曰數日前梅公有字自郵筒中來大抵與吾輩所言同所聞亦不甚異恐其不善韜晦年兄曾丁寧之否此時小人不但要斷我輩入路亦要斷我輩接手故不可不著意也嗣余以銓司給假歸爲異己所構林居十年堅不欲出石齋致家忠肅促余行有曰梅公今乃棲遲林壑邪天下無多人而動使梗柀淪於草卉欲以支撐雲臺結構大廈宜乎難矣夫此三先生固從不輕許可人者而獨於不肖元鼎一則悞其始進一則恐其輕發一則欲成其末路抑何愛惜期待之深若此也邪向猶未甚知之近寶應素臣世兄出鄒師一函家弟聞孫出王黃兩函見遺余拜而讀之不覺泣數行下嗟乎元鼎以微軀閱歷於死生離亂中遭時不偶屢濱危殆曾無纖毫建立仰報君父清夜思之慚負師友夫復何言惟三先生知己之言不敢泯也敬登之石俾傳示子若孫知余生平尚不擯於有道而悲其遇論其世則庶幾藉以不朽至於書法勁適各極其致正所謂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如山谷之贊子瞻

則三先生固一轍耳

書雪堂少宰贈黃伯圓手錄十二景詩後

往見趙松雪所繪柴桑圖舉淵明生平閱歷之境隲括其詩中語意形之丹青風神履筮各極其致每畫一幅即錄一詩於其後然皆子昂筆未見淵明自爲書也今雪堂先生旣以別業十二景各成一詩俱用陶韻手自爲書而伯圓山人復各爲之圖不減桃源輞川令人不問而知其處先生即以所書副本贈之夫雪翁言語妙天下書法適勁一筆不苟而山人乃儼然得此十二章而有之豈非厚幸昔米元章好褚河南所臨蘭亭至以王維雪景徐熙梨花易之千古稱爲韻事伯圓之畫其視諸子何如而所易則真本也是宜什襲藏之無爲有力者所奪

書朱聖符冊

乙巳之冬會城外不戒於火沿江千百家不終宵而盡朱道人聖符之居在焉道人擅岐黃術舉凡重價所購之異藥歸之灰燼一切弗顧獨於烈燄中挈妻子懷一冊以出人爭迂之一日道人過余問曰向之懷而出烈燄者何物曰是羅文恭先生爲先夫人所手書墓銘也余諦視行文高古所敘述其先世行誼典而則書法道勁無一怠筆蓋先生生平得意之作也先生與余同里望衡對宇其手蹟不乏若是完好精美殆不數數聖符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七
什襲之以貴前賢之翰藻至韻也以存先世之懿行至
孝也其視世之兢兢尚貲財而賤文墨者不大徑庭哉
即以爲迂道人亦將安之矣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七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八

灌研齋文彙六

雜著二十一首

仁文書院興廢紀略

余邑之東郊有仁文書院蓋先師鄒忠介先生講道地
也一毀於江陵當國之日而虛舟陳侯石樓徐侯先後
創建再毀於魏璫矯旨之時而委曲易其名爲明德祠
者則尊生顧侯嗣是仍其故址而修復之者摩青沈侯
也家太宰實襄其事今又二十年矣雖當 新朝鼎革
而先師木主祀於其中歲時俎豆不替凡有事茲土如
笄江上按君施愚山守憲皆以先世淵源之誼躬親祭

奠豈惟忠介九原有知實式靈焉凡屬師門弟子莫不
舉手加額以爲斯道興起有日不患法堂前草深一丈
矣不知何故有圻毀仁文之議余以寄棲會城傳聞不
敢信以謂旣非江陵借端又非逆魏煽禍寧復有此未
幾而書院果毀矣舉禮樂雍容道德文章之區一旦鞠
爲茂草何哉嗟乎惟此仁文書院也同此文江父母也
或爲創始或爲修復又或爲圻毀各具見解所不可知
獨是此二十年中吾鄉白鷺鹿洞澹臺各書院爲督撫
中丞所葺修而恢復者不可枚舉近日如章江書院有
建洪都書院有建青原白鷺講學之會已經舉行乃值
聖道中天之日余輩不能爲先師保此數椽之壇坵同
梁木泰山之崩頽者真名教之罪人也茲恐歲月日久
樵牧莫禁一片荒基將有不可問者特錄前後二碑記
付之剗刷并述興廢之始末使後之賢令倘能修復如
前人者有所攷鏡焉北平孫北海少宰頃寄一帙視之
爲首善書院今改天主堂亦慮後人不知其處特爲著
之篇端以告來茲夫首善亦先師與馮少墟趙儕鶴諸
老國門講學地有心斯道者方欵欵追惟恐或失墜而
況同邑之及門弟子乎因援筆書之以告四方且以志
余輩之過云

董公講堂題辭

維我大中丞董公以館閣帷幄重臣奉 天子簡命來

撫茲土凡所爲嘉惠大江之右者自下車以至今日甫
一年有餘而其經畫建革皆千百世利賴事如課吏治
以風勵循卓清賦稅以保全紳衿遇水旱則抗疏以請
蠲遇災傷則捐貲以備賑嚴勦捕而靖萑苻廣招徠而
增戶口大如浮糧積困拜疏再三而溫綸遙頒近若雲
漢興嗟虔禱晝夜而甘霖立應蓋其昭假在於真誠惻
怛之感動而其原本出於文章道德之精微十三郡父
老子弟相與遊光天而浴化日有尸祝之不盡而圖稱
之莫從者相與商度謂於酬德報功之中寓講道問業
之意莫若仍如制府張公建講堂爲便蓋仁人雖大美
利於不言而吾儕以食其利爲有德況豫章夙號理學

之區而藉主持風教者共爲振起所造靡涯於是人情
翕然卜吉鳩工始基之矣先是張公講堂成集諸大夫
士於其中懸聖像而列鐘鼓歌詩陳書依然洙泗之遺
風焉遠邇傳誦謂江右數十年曠典一新今茲之舉子
來不日擇勝地以闢鴻圖挹西山而俯南浦其與章江
書院屹然如雙柱並峙飛甍傑構以照耀於滕閣鈞天
之間不啻左周程右朱陸使通都人士歲奉壇坫時聆
提命其君子共篤忠貞其小人咸歌樂利俎豆絃誦永
永弗替將見鹿洞鵝湖青原白鷺講道造士之風於茲
丕振以仰贊 聖天子文治之化使聖人之道傳之天
下萬世大江而西爲之首倡豈非甚盛舉哉余不佞樂

觀其成謹弁數語於簡端

施公講堂題辭

惟我吉州海內素推爲文章節義之鄉其要則歸本於理學從來父兄之所教子弟之所習出爲名臣處爲修士別無二義是以諸先輩明道淑人項背相望薪火相傳青原白鷺依然有鄒魯之遺風自士大夫以及山農野老莫不以講學一事爲日用飲食之不可須臾離者雖幾經廢墜而九邑人人胷中莫不具有講學二字風雨晦明如一日但思得其人提衡而振起之茲幸宣城施愚山先生以文壇宗匠兼家學淵源秉憲湖西凡所爲興利除害起敝維衰三郡蒸蒸向風而尤加意余吉

則以令先太公與鄒忠介先師爲布衣交先公又爲及門弟子甫下車即展忠介之祠且復仁文書院於旣毀之後慨然曰吉州理學一脈依然具在獨不可力爲倡明而忍令江河之莫返也爰先後修復會事舉行於青原白鷺者再遠近信從執經問難常千餘人公啓迪闡發聞者莫不撤蒙決滯斯道之在人心者頓若亡子之還故鄉又如五穀之種一經雨露靡不句萌甲坼欣欣向榮焉者公之功在聖學而利賴於吾吉豈淺鮮哉於是相與尸而祝之奉壇坫而新宮牆則有創建講堂之議蓋於論道問業之中寓崇德報功之意良有以也二三孝秀走會城問言於不佞不佞曰此余志也其可緩

圖哉今章江書院有建爲制府張公也洪都書院有建爲大中丞董公也一時謳吟翼戴之忱上下相孚獨不可倣而行之乎況協衆心之甚同而合衆力之易舉子來恐後落成不日嗣是余吉之向學者不患修證之無從四方之來學者不患棲止之無地其在今日暫借公於螺山文水旣可以振落而發蒙即在他日公論思於廣廈細旃亦可以廉頑而立懦於是鼓吹 聖天子文治而捐唐虞三代於一堂以還吾吉文章節義之舊者顧不休歟因書以告同志

青田紀言小引

先大王父株山先生幼負才名博綜羣書靡不根極理

要而尤精心性命一本於姚江良知之學其自爲諸生登賢科一言一動皆以聖賢忠孝爲則三令巖邑不名一錢學道愛人不啻如明道之令晉城陽明之知廬陵象山之守荆門九載績成清華在望忽拂衣言歸營一小圃豆棚蔬畦之下惟手一編與僮僕灌植耘耨共相朝夕至老不倦稍示微疾即凝神端坐一榻盡屏醫藥忽索紙筆手書七律五首遂不復語而長逝自非得力於學問知死生通晝夜能若是乎所著有凍陽集警思錄皆以屢經兵燹無存獨同里羅文恭聶貞襄諸先輩及王龍谿先生往返論學贈記各篇彙成一冊名青田紀言者尚在蓋龍谿其所師事而文恭貞襄諸老皆其

友事青田則志所任地也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夫此數先生者繼程朱而接孔孟豈輕許可人者顧於先大王父問答證合反覆詳明則其生平爲人爲學蓋可知矣昔人有見祖硯祖草制石而興思流涕又或發明祖書以傳世者余老矣不能纂述祖業而使先德淹沒無聞罪且滋甚因簡付梓俾嘉惠斯文斯道者或因采其一二以入名賢理學之書則亦竊附見硯見石之意爲藉不朽云

致文折二鄉書

賦稅爲國家重務輸將係普天同情功令森嚴凜若星電凡自督撫兩臺而下朝廷所以課考成而別殿最靡

不以此爲第一義乃言本省江右之逋賦者必首吉安而言吉安之逋賦者必首吉水豈急公好義吉之人有後於他邑哉惟是邑有五鄉同水仁壽中鵠三鄉賦皆及額所積抗積逋而欠至盈千累萬者則文昌折桂也夫合五鄉而以十分計之文折居其四是以同水等三鄉年年盡數報完亦止及六分而文折之四分則竟屬子虛烏有上臺屢申督責之諭有司頻罹叅罰之苦新例頒發清查紳衿完欠分釐未完動干嚴憲而二鄉甘受頑梗悖亂之名自貽身家性命之禍臥薪處堂恬不知三尺爲何物此郡邑屢次請兵亦出無可如何倘振旅而來舉從前不若於化之人而盡殲之亦屬自取夫

石園全集卷之二
復何言乃上臺鄭重調遣於法無可生全之中而猶惻然不忍即加擒捕此其心何心哉頃者制臺行部吾郡慨下哀恤之令特廓浩蕩之仁檄行郡司馬親持尺一徧行勸諭此天地覆載之心遠邇聞之咸爲手額而況吾吉人士之身受其福德而二鄉尤爲沐浴恩波者哉此而猶不感泣悔禍拮据質貸以完新舊之逋豈理豈情豈復有人心者哉查文昌一鄉爲都一十有三而逋糧多者自三十五都至四十四都此十都爲最未可盡概之文昌也折桂一鄉爲都一十有五而逋糧多者自二十八都至三十四都此七都爲最未可盡概之折桂也其中厠名膠庠志切上進者不乏而素封由禮之家

亦豈盡無倘不毅然倡率回心嚮義願行輸納則自外王化甘爲戮民上臺即有軫恤之盛念而無能再爲寬假大兵一發玉石俱焚毋論二鄉之十都七都自無噍類而所受害者且將在文折之全鄉其累及者更又在吉水之通邑興言至此能不悚惕不佞忝係梓里但以遠居會城雖未及詳此中之顛末豈能置爲膜外之痛癢邇日奉教督臺謂此番抗違如故自不得不如本縣之請以兵法從事屬爲再行傳諭輒真切布聞倘迷謬如故將噬臍何及惟兩鄉諸親丈實圖利焉若新舊之未必能取完於一時銀米未能盡完其各款則郡司馬愷悌慈祥必有目覩顛連之狀細籌緩急之徵仰體督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八
臺德意以拯一方之水火恐後者矣披衷無遺諸丈有以復我跂予望之

劉式先字說

外孫劉洧之以丙午仲冬舉第一子余聞而喜喜吾女與安世之得冢孫更喜晉卿先生之得冢曾孫也洧之命其子曰若栻蓋近移居西園取張公之父子顯貴如栻者以爲其子期乃過會城問字於余余曰栻者式也其義爲敬爲法字之曰式先蓋不特欲其式先賢且欲其自式其先也夫西園固文江望族然自平樂公而後父子頭甲奕世忠孝其可敬可法者實多他日式先顧名思義將有以振其家聲而不徒以其所產之地著是則余所厚望若善爲長養以馴至於學敬夫張公之學惟先義利之辨曰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則其所先可知矣是又式先成立日宜敬而法之者耳因書此付洧之俟其長出以相示俾知外祖命字之意若此云

兒婦陳氏哀輓弁言

余次子振裕之妻陳璋玉歸不年餘而以產病夭纔廿齡耳孝敬性生其與兒非復尋常伉儷焉者且嫺文辭工筆墨種種不由人忽爾奄逝余與內人慟不自勝兒哭之哀每爲文爲詩反復纏綿若所見所聞無非可歌可泣之事諸仁人君子聞而悲之間有賜之記傳形之

聲律者兒因并余兩人涕餘絮語及其所爲文與詩彙而成帙欲壽之梨而請命名於余余曰婦彌留之際曾懇爲書李門陳氏四字於腕今即以名篇俾死者有知得以其遺言而徼惠仁人君子以傳不亦可乎夫古今名人傑士隱德弗曜不藉當時雄文大篇爲之表章其與草木同腐何可勝計而況閨閣之間年隨羽化其人其事不少概見而欲聲施於後世以志不朽豈可得乎兒曰兒不慧不能爲黃涪翁夏日冬夜之賦不能爲張渭州葬玉埋香之銘茲以李門陳氏爲大人所手書者徼惠仁人君子以傳庶使婦不以身存而以文存千秋而下讀其書則人可不亡矣余曰然因聽其付剞劂而以數行引之

東津橋成紀事

余以丁酉之秋自淮南挈家還里將至懷玉見盈盈一水行旅望洋而歎問之爲東津渡也一老僧率其徒操一筏濟人往來如織不少倦余心異之旣渡小憩草菴僧雲樹始頂禮言曰吾筏也乎哉吾橋也余益異之談何容易然窺其意篤摯似不成橋不已者走筆一詩書之扇頭嗣後竟不復聞問矣今夏余從吳越再來而橋已成其八九爲之色喜因歎天下無不可爲之事視其願力何如不然一白髮老頭陀何以作此許大舉止則亦惟是精誠顓極可以貫金石而泣鬼神何有於遠近

善信乎再疊前韻光搖水月映優曇依舊臨流坐草菴
子子僧歸仍托鉢勞勞客到又停驂橋成知獲人天報
力薄還增我輩慙一簣功虧良易易長虹竚看臥禪龕
僧曰此又可告之十方矣又書以付之余老矣倘三山
五岳興復不淺他日更從橋頭過與老僧汲水酌茗復
談世外因緣以成一段佳話則夢寐以之也

募修龍濟寺緣起

踞邑治之東南十餘里巍然插出天表一望層巒疊嶂
雲煙縹緲不可窮極者則東山也山延袤廣遠其間佛
舍僧廬以百計惟龍濟踞第一峰爲獨勝蓋後唐修禪
師把茅手闢二百餘年南宋整禪師再爲倡導以及明

拙翁能禪師薪傳不絕爲曹洞一祖庭也舊記載五井
各出油麩米鹽諸事以供僧衆其說近幻而石井猶有
存者蘇長公曾經遊覽題一聯曰天上樓臺山上寺雲
邊鐘鼓月邊僧手書刻柱往猶及見之爲長公度嶺入
儋時事也邑先輩毛襄懋先生樂其地爲大營建延僧
焚誦一時香火稱盛及後鐘鼓寂寥老樹千章半尋斤
斧而俗僧庸緇粥飯其間不知幾何年余往以銓司假
歸適閱里中諸名勝獨於此流連徙倚見其山雖高而
不甚深委折盤曲爲幽人逸士之所宜居且從山趾迤
邐而上有解空古寺爲之門戶怪石繡壁令人坐臥其
下不忍去於是捐金與毛之子孫購而有之向之古木

叢篁尚能存其十之二三焉一日偕劉晉卿殿撰杖屨往遊載酒賦詩登高望遠所見輒同晉卿曰龍濟之事子爲政解空之事我爲政佗日吾兩人歸隱其中來往風流不亦大快乎余笑而唯唯兩山相隔三里許中更有一舊菴址江環水繞松籟簌簌與瀑布聲互答余特構一買山菴置田飯僧居之以爲登頓歇脚地如郵途之有憩亭焉者晉卿笑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遂以買山顏其額今二十餘年矣晉卿千古余奔逐風塵每念茲地輒爲心動數年以來幸還初服又以僦居南州弗及重遊聞俗僧庸緇辱鐘鼓而斷香煙者又同往昔意欲得一本分住山人託爲修復竟難其選壬寅秋冬間

偶憩余里傳南岡寺有秋杉禪師者爲法流上乘急期相晤見其真誠洞朗語語投契乃與定修山之約秋師慨然任之余贈以詩有一肩交與頭陀去莫負南唐舊祖庭之句遂迎駐錫焉余籃輿旋往一登解空有寺無僧徑趨龍濟則古木流水依然無恙而殿舍頽圯向爲長公建來蘇閣今亦鞠爲茂草俯仰今昔愴歎久之因與秋師攜手返買山菴宿焉所幸菴僧無生猶能支持不失予宗老衲衣鉢之舊挑燈夜話亦甚歎空山蕭落而葺治之爲不易也秋師曰一把茅蓋頭締造千百年以迄今日豈異人哉但山僧能守而不能創將柰何余曰當爲具一募疏以聽機緣之自合惟蒿日文江寧有

長物足供施濟且故家大宅鄉社講壇大半廢爲瓦礫
安望其畱心白業作小有功德乎屢爲閣筆而秋師意
願未已不遠數百里權舟而來問余踐諾因書龍濟之
始末與數十年興衰離合之變幻告諸善信倘有興作
福之想者或不靳隨力捐助聚土成山流沫歸海龍濟
之興其有可望乎矧懷古情深名山有靈當不負香國
來人雲堂過僧也頃青原毘盧閣工費浩繁十餘年來
無過而問者自嘯大師入山未逾歲而遠近皈依閣成
不日秋師但敦真實行真廣長舌安知不有響應如青
原者余當拭目以觀其成矣

募修吉安墩題疏

蓋江城固有九洲三墩云兩湖諸水匯城關而出墩則
砥之諸洲環抱居然形勝也墩曰羅家曰應章而吉安
亦列而三之相傳有數姓住其上皆爲吉語歲徵其一
丁之賦以輸吉亦不詳其故余年來卜居城南每扁舟
往過江天一望彼兩墩者或亭閣翼翼或鼓鐘不絕獨
吉安墩僅存培塿若浮若沈於洪濤巨浸中心殊爲動
一日僧明綱踵門來告曰將有事茲墩以余爲吉安人
求一言倡之余笑曰愚哉僧也墩名吉安而墩固不在
吉安也何必吉人而後言亦何必不吉人而後言哉僧
固往募之積壤成山精衛填海必有起而共此願者他
日墩成以一把茅蓋僧亦如當日羅墩之從莖草經始

焉者將來建亭閣而新鐘鼓與兩墩峙而三朝梵夜燈
互相響映則以形勝歸南昌而仍畱其名以予吉安亦
無不可者半山千古謝公無恙夫亦曰郡固已誌之矣

螺溪修橋題疏

螺溪之水出諸山間其勢束而怒流其橋爲南北之疲
津車馬行者至夜不息無橋則春漲夏澇遂成危途經
過歎息羅匡湖給諫手疏勸邑人士伐石梁之久之復
圯至是重修事半功倍過此則費愈難而事又不容中
止余所以與申叔昆仲亟圖之也余觀世間人事天時
各參其半則諸務就理若委之天時不修人事積習悠
忽將不復振又思初盛中晚制作堅脆往往迥異雖極

微細事足徵人心風氣焉名山勝蹟架壑飛虹前代款
識尚有存者用物亦弘於後人豈豐初儉末天時然與
抑人心廣大識量自別也故徒杠輿梁歲終亟治乘輿
之濟子輿氏猶病之又況束手旁觀不肯一濟溱洧者
乎古人出而利賴於國入而庇覆於鄉要其志趣不在
乎一身一家也余因梁螺溪略書所見用相勸勉今日
人事可補天時爲世道方盛之象者多類此餘固可不
論也

募修修藏社經殿疏

語云佛法從緣起黃面老子自觀星以後拈花以前四
十九年欲使恒河沙衆人人作佛一切婆心不越黃卷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一
赤軸中在昔盛世藏版至二十餘副迄今止南北兩藏
在北者非欽賜不可得名山大刹重趼印造惟金陵報
恩寺一版耳歲久漫漶殘缺幸石塢松影和尚發大誓
願糾工補刻費不下巨萬一筮一鉢走徧十方不日不
月期於法寶完成而後已其為功德真如虛空不可思
議惟是從前收貯經版印刷裝潢之所為殿者一為門
者一為兩廡者各二十四皆高大弘敞今漸墮圯鯁鯁
焉慮之慮夫有藏不補與無藏同然既補藏而無藏藏
之居又與不補同蓋經版總計五萬七千有餘非可旦
夕竣工若令風雨飄搖後刻未補前刻已見損蝕經之
成也何日之有是以經版可以陸續修而藏藏之居必
不能頃刻緩也松師入楚其弟達一意與師同遠涉彭
蠡往來青原白鷺間以此為余言余曰人得珠玉則匱
而珍惜之獲一法書名畫什韻惟謹以求無憾而後即
安今宰官居士既有修藏之願自不患無珍惜什韻之
意師但持以徧示同志將有各乘願力以克底於成者
昔漢明帝遣使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藏之金
匱石室世尊說四梵福曰若能補理故寺是為二梵之
福今即不敢望莊嚴蘭臺自可師其意而存之至補寺
福報人人具足余偶憩長干漫題數語以勸

會城文昌宮魁星樓募疏

江城文章之區大儒之域也舊有鎮蛟之宮兼以讖隱

石園全集卷之二
龍沙尚神仙家者歸焉及馬駒選佛上藍浮屠氏之教因而競起於是二氏之說行而修廢舉墜靡焉成風文章之區未有過而問者噫可歎已李子曰江城故有文昌宮云創自萬曆四十六年中使潘姓者規模閎遠璇題柱礎匝以石闌皆雕鏤爲之崇禎間臬司江公重修戊己之變江城廢宮榛莽不勝蒿目其大者三學黌序幾等瓦礫賴鄒魯之靈當事次第修舉於是宮牆巍然改瞻文昌有神儒門精光炳耀之府往者多祀學宮之側以其表裏儒門其典有自不獨宜與瓊觀琳宇媿隆已也即以瓊觀琳宇媿隆彼夫蛟宮馬藍亦且繼學宮而興矣表裏儒門所當臚祀典者又烏可已乎史稱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斗魁匡戴司命司祿等六星曰文昌宮則凡在文昌宮者斗魁主之式斗魁以欽北辰敬天之道也敬天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祿命在其中矣江鄉文運蒸蒸方起神之聽之所謂追往哲而繼盛美者誰非聖人之徒歟而可令其不得與二氏同增焜耀也哉

虔州鳳皇臺重建石蓮菴募疏

吾邑念菴羅文恭公從新建王文成倡明理學因新建督撫虔南日公數過章貢因與何善山黃洛邨二公爲性命交二公皆雩人入陽明室名與龍谿緒山齊語曰江有何黃浙有錢王是也公之善何黃者人未盡知今

攷贛志何黃傳亦無言及與公善者嗟乎是豈可逸哉
余每讀石蓮洞集見所與文成及何黃二公往復論學
書不下千百餘言而家藏公手蹟致家學博訥齋公有
云春初如雩了善山公葬事區區束裝在元日適得洛
公書則此心已在羅巖上矣若是公一日何嘗忘虔州
哉當時虔之士爲公門下者託以蘭若卜築於郡之鳳
皇臺爲公講德問業地且置有贍田若干畝以垂永久
兵後余客章貢者再訪公之故蹟杳不可得而所謂鳳
皇臺者荒爲鬱棲遑問贍田哉辛丑之雩陽遊羅田巖
與孝廉易去浮梅子鶴諸君賦詩紀事成感異代來遊
甲子之同蓋昔者嘉靖辛丑爲公來雩歲也鳳皇之祠
常寤寐於懷而託之蘭若難其人今僧真源來章門募
建此菴實獲我心於是遂樂爲緣起擬即以石蓮菴題
之蓋石蓮洞爲文恭公故居旣以不忘公且使過此地
者一瞻顧而即起仰止之思即世遠代隔皆得羹牆見
公而親炙之者又豈與荒煙野草共深禾黍之感乎哉
嗟乎爲浮屠氏崇飾夸誕人或然疑參半若夫廣勵風
教則凡有心者所同有事也真源浮屠而具此志願可
進而與吾徒語矣

修復金牛寺題疏

吾郡金牛寺剏於吳赤烏間舊有鐵牛鎮水上蓋祖大
禹治水用鐵兕遺意此寺正當郡下流其命名或由是

邪攷陳壽志吳質甘寧輩繼守此土寺或始其時乎大抵吳雖偏安而仲謀固一世之雄也豈赤烏之聲至今不衰郡郭三面臨江自螺子至成岡樓閣華靡舟車輻輳四民萃止百貨居積三百年來養成富庶一旦兵至十五里內鞠爲茂草即水上鐵牛亦遭力士之椎惟三五破寺巋然獨存金牛其一也今寺僧圓菜輩將請修復屬余題疏宛如梁燕來歸感歎亂離喃喃可聽不知王謝風流淪落何地矣或因余言興復赤烏舊觀下流之鐘鼓一新闔郡之風景頓異亦理之或然者也由此而范金冶牛水波不興風鶴稍遠俾吾攜老友呼山僧品泉理詠坐臥其間可乎

募修延慶寺疏

余生平嗜竹毋論家居官舍久寓暫寄靡不移植數枝蓋以直節易於干霄疎聲足以發韻不獨以較各樹羣花或有消落更難等待者比年構小園會城命僮移竹者數今雖未能成林而抽筍解籜風日晴美每有蕭蕭風雨之致因問得之何所僮輩對曰皆自延慶寺分來者余私喜僧之能植竹而不靳分之於人因過寺延覽見其殿宇墮塌佛像蕭落爲之愴歎久之因攷郡志唐開元豫章開東西二湖得瑠璃佛像敕贈建寺以瑠璃名而門亦同之後瑠璃燬復范鐵鑄百二金身歷宋元至今不朽其來古矣每念江鄉兵燹後梵刹金碧委之

石園全集卷第三十一
荒煙野草者何限而今皆得以莊嚴恢復獨此寺在城東偏僧金鏞亦本分事香火無從覓宰官居士一為檀那倘非寺有琅玕千箇為士大夫及幽人野客之所賞識幾無有過而問者夫寺之興廢何常我輩亦不能代為饒舌但自利利他佛法宜然施不妄報亦經所載但我輩以平常施報取所不足益其有餘設衲子流常不靳以手植千竿分之他人而吾輩之分其竹而成林者竟不能捐斗粟以為莊嚴計毋論佛法即施報亦不得其平矣子猷之興人有同然或亦可借為叢林興起之緣乎此余所深願而不敢必者也

募脩頂山寺疏

玉峽之有頂山屹然一勝槩也山故有寺自唐宋以來其間興廢不常而達官貴人遊客衲子杖屨相從登高流賞蓋不止金太僕所云八景已也余以丙子之冬往遊焉時殘雪在林寒風韻被逶迤登涉石頭齒齒至則兩山相峙壘石為門門如洞洞之下一水瀧澗遇石而激作瀑布狀懸溜及山足滔滔漉漉一奇也過此始循澗而入萬竹森秀古木虯榦互相蔽虧巔平如砥芊芊隴畝不異平疇一奇也詣寺寺殿左有泉泉甘而冽伽藍則祀一老獼猴怪問之僧曰此猴王也往從老僧授經後寺毀山田半沒於強有力賴以恢復遂化去為茲山土地其說雖未足盡信固已儼然伽藍矣一奇也禮

佛畢已及暮谿聲月影不猶人間陶然一枕聞鐘而覺
偶成一律云一榻寄高棲空山古刹迷嵐深泉氣列天
近月華低老刹靈猿護疎鐘怪鳥啼忽然驚曉夢不是
爲聞雞詩成天已曙矣披衣而起走洞門一望無際如
鎔銀如積絮少頃一光鱗鱗漸出山半色耀奪目余曰
此寧減華山看雲岱宗觀日乎蓋山雖據崇隆而能闢
其門以受遠山之拱揖而萬派奔騰各呈其態徘徊久
之已飯僧舍有老僧定海者篤謹人也語余曰可惜一
片勝地規制不稱何以命之余曰如此名區當年精舍
寶刹可想今雖不能大爲創復山固有餘地自塞其前
非利也必於前殿外空其墀兩旁翼以長廊檻楯楚楚
拾級而登外虛敞其門以示軒豁使登斯山者超然有
抗迹物表之思洞山當兩山間流水汨汨其上宜閣閣
宜四面一臨眺而朝嵐夕靄盡出層巒疊嶂間不亦大
快乎僧唯唯覺語言間微有難色余笑曰僧力幾何而
欲以杖頭鉢底之餘貲作如許功德可易言乎莊嚴佛
土點綴名山有心者自不乏人亦未有以茲地之勝告
之者余固揚而出之俾一覽勃然隨其力以自效聚腋
爲裘積米成丘可拭目俟也語訖別去今又四年矣僧
出冊索題遂書而歸之

此余十七年前所書冊也畱滯南北山中松鳴泉沸
不入余夢寐者蓋已久矣茲來風景不殊舉目有河

山之異回思疇昔有如昨日而創構未成則輒言之
不足以動衆心實媿之吾友龍子驤首近隱茲山麓
令老僧持舊疏欲為重錄一過抑何惓惓邪或亦以
人感亂離撫念今昔皈心瞿曇怡情泉石固自不乏
乎再跋數語倘由此修建迄有成功余當曳杖訪龍
子與老僧於嶺上谿邊共話三生之因肯為埽片雲
以俟之否

丙申夏跋

契真寺募建瑞經閣疏

贛之田邨有羅漢經不知始於何代傳有十八儒生投
宿比曉不見遺此經中多水懺文間以萬五千佛菩薩
及藏經名號古澤堅栗為藏經紙無疑墨光炯炯字畫
端麗共十八卷遂曰羅漢所書據朱瀑泉記寺災此經
飛入渚潭直指使見舟底火光命汨者得之今水火痕
迹見存又云寧藩取此經去感夢仍送還寺瀑泉王孫
也所聞或有之又經無首尾傳為人所翦截殆未可知
又據經首三藏流支在胡相國秦太上文宣公譯或謂
姚秦時物吾觀凡經多曰姚秦不必傳會也近聞有縣
令置經膝上繙閱遂以毒隕又聞某撫軍請經入署有
紅白蛇見之異余意所重猶不在此獨是經在田邨數
十里內人物鯨庶雨暘時若歲和年豐疫癘不作且禱
無不應又有異者十餘年兵興以來贛當閩粵江楚之
衝萬山險塞窟穴者多兩經距守大小數十百戰破城

之際四野非兵即寇此往彼來或不保首領或身被重創或焚其廬舍掠其妻孥傾其蓋藏伐其墳墓甚至門戶盡絕邨落皆墟唯田邨安然無事遠近被兵來相依棲亦復無患謂非此經之力不至此故人思報德建閣崇奉事理宜然市木半埠山中商益直爭購伐木覺有異發恐怖心願償直歸寺焉計木二千五百有奇時谿水驟漲凡商木悉漂蕩而寺木如故且涌入回流轉旋而下比至寺門叢棘阻抑不復去此一奇也又有人施大木一株五尺合圍突有爭得之者發衆僕往舁僕隨嶺十餘丈木亦涌下首尾高半尺中一坎臥僕同役倉皇手舉大木出仆者乃禱願以木歸寺而僕者甦及舁木非數十人不能舉始知神之示見甚赫也繇是感動闔邨農事方作約夜爲運甃自河及寺人林立遞相手授十萬甃一夕而盡丙申余來顛迎經至嵯峨山展觀護經僧衆乞余爲疏莊嚴經閣立禪堂爲永久計余思有功德於民者宜祀之況經之感應如此邪因備述之以告夫臨涖斯土下至士紳編氓宜各種善因自求多福焉至經云萬五千佛菩薩名號未足爲多有億萬微塵諸佛菩薩中側入一座是在發露已過出大誓願悉求懺悔此又一經大旨余不惜爲衆披陳之也

乾元觀創建玉皇閣疏

邗關之南沿河而西不數武有先中丞襄敏公之報功

祠祠肇於嘉靖三十八年此永陵之所敕賜也報功維何功在備倭出淮揚於塗炭而民之所不能忘者故址今丘墟矣其芻有乾元觀基崇祀玉皇上帝丈六金身雖一時樂施者以尊帝敬天不敢不爲之所故鳩工而爲之後以願大力綿未底厥成茲且棟相撓戶無人矣嗟哉報功者朝廷之所以饗勞臣也祀天者人心之所以虔元始也以襄敏扞衛奇勲能使海壖之金湯奠安而永固功比唐之平淮蔡宋之定西夏王臨海董潯陽之筆允爲信史豈尋常畏壘之可方者應千古常新柰何亦有黍離之歎邪今以玉帝之尊凡在幘幪者誰不仰高明之德而思酬覆幬之恩何以不建閣莊嚴竟致尊聖委頓於荒郊茅广之下雖不謂之露宿恐未免於風栖有心者目擊榛蕪之狀有不爲之低回而太息者非夫也據儒家言天者理而已二氏則或以爲帝或以爲玉皇若禮則惟天子紫望園丘即諸侯亦不得而祀者今天下祀玉皇者所在有之從俗所便姑申言之人之萬善皆歸於敬天人之萬惡皆本於逆天能虔祀上帝者於子爲孝於臣爲忠昔者聖賢之徒率不外此人知有天斯爲善矣於穆維清無聲無臭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以緣事告於天下之敬天者斯可成也然非余之私也余猶慮夫總總者知帝之尊而掩中丞之烈也又慮夫昧昧者以爲修葺報功而不知其妥侑昊

石園全集卷第二
天也或者因上帝之祀而并不泯襄敏之功何也先中丞騎箕尾而朝玉闕心在嘉賞十賚之列於人爲方叔召虎於天亦不淪於散仙小吏名臣之爲明神史冊所書班班可攷安知襄敏不執玉帛而對越爲玉皇香案吏哉茲舉也可謂禮以義起者矣將必有大有爲之君子廣施金貲樂成厥事佇見功成於不日完莫大之因宜亦無俟乎余言有本心頭陀元玉賢僧在僧與道豈有二哉不分人我相即可以募衆然必欲得不佞之言而作之合豈曰偶然

地藏菴疏

小園滇茶一株花開大異凡植余往以詩易之地藏僧有羣鵝不換換名花句相傳以爲美談菴依灌城舊址從土埠望之鬱鬱蒼蒼並不見有菴者循級委折而下得菴焉菴無多屋負岡面池締構秀野佛像莊嚴前後左右非種蔬則植花竹無一曠土皆僧定慧拮据成之亦精藍也余每當城內塵緣紛沓同博菴學憲遂初掌垣過之飯伊蒲悵談竟日以爲常因相與約曰會城內外不乏名梵古刹惟此一笏袈裟地頗宜於幽人韻士堪結香火之緣韋馱殿之前俯臨池廣不容趾拓而築之環以朱闌池內放生種菱藕周遭植桃柳芙蓉更於高岡結一茅亭登可望遠則西山南浦風飄雲樹居然在目不幾芥子納須彌稱勝槩乎僧曰池非我有費將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八
安出余曰名藍古刹偶欲修建動需數千百金非當道
大宰官不能任若此小小點綴隨其願力不過各醪數
緡便可有池有廊可棲可遊可歌可詠世外相對安見
白蓮香山之社不見於今日乎二三同人當不河漢吾
言也適小飲滇茶花下僧來索書遂走筆付之

施茶引

春服既成隆曦馳煦爍石流金歎雲煇霧鳥革忘飛獸
穴深護嗟人不能行者在路僕痛馬瘖足繭目瞶豈以
五十而笑百步古者懷人休暘於樹誰踏層冰爲洗塵
燠匪曰曷旦亦奚司寤杯水車薪勺若甘澍如此等法
處處堪布所以臨津僧忽持募若五父衢置斟酌具似
千火宅散清涼露是皆可爲力隨所措因物不窮度人
自度知其解者此何以故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八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九

灌研齋文彙七

祭文九首

祭陳去亢中丞文

古士君子負英杰卓犖之才不欲於寸幅尺篔中與世俗角名競技獨於世運變更之秋為能經營於邊疆戎馬間而先事早識顯勲業於興朝及功成身退盡脫塵網皈心竺乾效從來英雄之退步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則我去亢陳公殆其人歟公博學宏才蜚聲賢書即慷慨負大志謝公車謁選人起家楚司李為名司李旋遷晉州牧為名州牧進參秦藩又為名參藩無論矣惟闖

逆發難鼎湖血濺公從賀蘭提一劍號呼而起練兵秣馬擁數萬甲士以戮力於中原及知天命有歸率衆歸附以脫秦民於湯火 天子畀公節鉞撫循江淮江淮時尚俶擾公寬嚴相濟安反側而定封疆功方奏而人言及之遂拂衣歸宜春終老焉於是盡以家政歸中閫走太平山訪名衲悉心懺持嚴奉戒律向之所爲豪邁驚悍之習一切蕩爲冷風浮雲無論功名富貴不著於胷即親戚友朋室家子女皆如佛法所云作平等觀則公之齊得喪一死生久從蒲團一呷況壽已及稀子孫衆多季且才而賢將大振家聲則公又何不可歸於無何有之鄉而長笑無憾乎獨是不佞與公以道義之交

而申姻婭之盟京邸一語要如金石及兒女長大不佞於數千里外挈家來歸爲兒受室曾相期於瀟水劔江間可得握手不謂良晤難期宜江章浦渺若河漢即以次兒裕叨附門楣曾走鈴岡省視公夫人相距袁城不三舍而餘屢請屢却悵然而返及公女夭逝兩家悲愴路人心惻公亦若付之數運廓然視之究不獲以半子而識婦翁一面此則兒子所爲因公女之朝露而轉慟公又因公之長逝而益慟其婦不知公與公女及泉而相見又將何以爲情也吁嗟已矣能不悲哉薄陳一奠遙申雞絮惟公有靈尚其鑒之

祭外父羅瞻筠先生文

石園全集卷第三十九
一
嗚呼翁賦性渾璞宅衷和柔抱仁義以為質坦然與物無忤法道德之守雌曠然與天者遊時寄情於杯斝時狎侶乎魚鷗觀者見其廓落爽朗當在鹿門谷口之間而正直端嚴蓋今日之王彥方陳太丘恩錫冠帶人曰寵命其庠翁時一御弗競弗綵賓之初筵月旦是諏翁特正席勉逸逸而舉酬嗣是蕭然環堵林壑遨游恥計及於稻糧之謀年來髮白顏渥翩翩有道者流意髡頤之可必忽爾承化等世界於泡漚然志雖未竟既已籍名禮曹而列進賢之傳年未上壽亦逾甲子之一周有子三人卓然樹立顯庸可待諸孫玉立更可徵燕貽而拭目汗血之驂騑惟翁達觀死生之際談笑自由絕無

繫累倏駕兮鶴而騎蒼虬人世蘧廬孰短孰修元鼎誼辱館甥至情綢繆所最不能已其哀切者翁與余先大夫締兒女姻也指腹為盟匪如世情之相攸先大夫解組歸里蕭然四壁人曰清白者兒胡歌好逯翁曰有此悛壻必大我門楣相期以遠猷是知我者惟翁也自己卯余舉於鄉及成進士二十餘年知交或恣睢而凌厲葶葭或跛望而責調翁一切泊如而愈好修嘗曰吾子聲名為重敢隕越以貽戚黨之羞服餐粗足陶然高詠略無纖芥之求是成我者翁也言念恩義安所報酬忽然長別仰歎蒼天之悠悠嗟乎悲哉八月之杪翁忽過我看花小圃攜友登樓余問近況翁曰日含飴而課讀

石園全集卷第三十九
三
間積繭而成紬聊以適意餘付蟬蛸相對依然大白共
浮詒旦翁起忽感微疾一七輒療余曰翁曷少憩將餐
菊英而酌新篘翁欲歸去莫或逗留抵家遺我數行云
疾遄已無爲子憂曾不三日溘焉朝露竟成千秋嗚呼
距不百里莫及一見余即有淚如泉亦何旣中心之恟
恟

奠封大司馬文

崇禎十有三年秋八月之廿七日封大司馬文翁太叔
祖享年八十有八無疾考終於寢於時伯叔祖參贊南
樞仲叔祖司李滇靖叔季而下及諸孫曾旣成服爲位
哭如禮劣曾姪孫元鼎適以量移入都不及待參贊叔
祖歸隨族庭父老子弟後執誅告奠乃先以羊一豕一
庶羞清酌之儀致祭焉而告以詞曰於惟我李肇自南
唐其間科名項背相望或身之未必顯惟後則良後即
顯矣未必都三事而重巖廊不然則豐於遇者或嗇於
嗣其能子孫衆多曾兮玉立連騎結駟盡列冠裳又不
然或晚貴或早達風木增悲柩椁徒懸誰能受崇封登
上壽得全而全昌孰如我翁特發其祥蓋舉人世所不
能盡必之天者而天盡畀之若持左券而探囊蓋翁忠
良孝友道德文章有太史遷貫串古今之學而守之以
約有山巨源渾金璞玉之致而泣之以莊有郭林宗扶
獎士類雅俗無失之槩而善道恂恂有黃叔度澄之不

清撓之不濁之風而千頃汪汪以故蕭然無營寵辱不
驚人謂阮光祿之再見通達國體持正不阿又與賈太
傅以齊芳當其振鐸廣水立教雍廂人遊孔孟歌比湖
湘及晉廷尉以明刑且陟爽鳩而爲郎若于定國之無
冤民沈貫索而覆桁楊法當顯擢小人道長竟返初服
林皋徜徉至若子仕而教之忠則翁之所以成參贊公
與參贊公所以承翁之教始終一轍者又大不類於尋
常爲縣令則名縣令爲御史則名御史以至擁旄而治
津海之兵佐樞而登司馬之堂折角五鹿指佞神羊苟
有利於社稷即身家其可忘天啓之季首忤逆璫幾不
免於虎口羣小牙磨而吻張 堯舜踐祚再膺寵章詰

禁旅而清汰爲國家節數十萬之兵糧羣小弗利有口
如簧賴 聖明之有赫獲謝事而辭天閭凡公所爲人
見且聞咸齧指咋舌自翁視之皆曰如是乃不媿予義
方家居十載菽水上觴 上念勞臣清問每及會根本
機務之爲重在廷推較其未遑 天子曰都不逮用匡
公云臣有老親敢效王陽翁不謂然而父七箸無恙一
葦可航與子偕往仍我舊遊之邦公乃理舟楫俶舍人
其治裝同抵畱京僻壘爲光旣治我旅復賑奇荒陵園
有木閹寺用戕人敢怒而弗言公一疏而 聖斷爲彰
人曰依然當日蹇諤之遺直中國舍司馬其誰相今而
後翁喜可知也曰遄返吾鄉是前乎此者非翁有確然

不拔之識爲之子者其能歷試憂患危疑中能任天下
之重而不迴翔後乎此者非翁有重念國步多艱之意
慨然就養爲之子者即有飢溺由己之思又奚能絕裾
而出凜凜烈烈建威銷萌護弓劔之地而免江南之流
亾况仲也筮仕滇國叱馭羊腸旣平反其有聲將譽命
之且颺叔季翩躑或登天府或振膠庠而孫曾之濟濟
又已沐世及而伎騰驤人亦有言五岳四瀆能出雲雨
生萬物而興寶藏書之史冊傳之金石真可光日月而
蔽天壤胡爾騎鯨頓遊茫茫公擗蹠來歸大事是襄朝
廷錫之全典輟樂減膳謂東南失此半壁又宵旰而念
封疆翁乎何憾乘彼白雲返乎帝鄉獨是邦國殄瘁典
型淪喪凡余子姓每望翁顏如入太廟彞學存而敬修
肅將一聆翁語如飲醇醪鄙吝消而意氣倍王至今已
矣里巷禁歌罷春而搢紳士大夫以至田儉牧豎道旅
行商靡不比於動輪之賓漬酒之彥不免涕泗之徬徨
况余元鼎列在曾孫之行受知最深慕德奚償憶昔先
子束髮事翁道義肝膽家庭中莫與頡頏年且不逮背
養已十餘歲露草灑灑矧余不肖浮沈仕路空視榱桷
而念羹牆向者每思先子輒對我翁今思翁而思余先
子轉覺血淚之盈眶爰采束芻聊陳薄糝淒風寒露白
草兮霜翁其鑒只與先子相見九京其仍尊酒平生相
視而笑莫逆於心芘以餘澤使共山高而水長乎尚饗

祭季弟文

順治十有八年歲在辛丑七月之廿有九日三弟恒甫
茂才以疾終於正寢旋葬於本里之黃橙溪至今十一
月之廿日已三閱月餘矣兄元鼎始得自虔歸里以羊
豕庶羞清酌之儀致奠於其塋前而哭之以辭曰嗚呼
痛哉弟之生也爲我父之晚子亦我父之愛子也十歲
而我父見背二十餘歲而羅氏我母見背弟苦矣雖列
庠序未能刻勵以成名不善治生產未能勤儉以克家
弟苦矣窮通時命爲之貧亦士人之常然或優游以老
見兒孫之成立猶曰嗇其遇者豐其年乃今四十四歲
而遂長逝弟苦矣嗚呼痛哉曾記前歲之冬弟嬰危疾

適我還家見弟病勢早夜徬徨莫措延醫問藥漸就平
復如此危篤猶能調理乃今孟秋之杪病不三日而遂
不起邪汝兄以隔在數百里之外不得問弟醫藥視弟
含斂茲閱數月乃獲覩弟藏骨之所墓草宿矣能不悲
哉嗟嗟我父生我兄弟三人今去其二而我獨存雁行
再斷墳簷誰鳴骨月凋傷有淚如零所可爲弟稍慰者
既有子又復有孫將來所爲竟弟未竟之志者尚自無
窮若夫羅母未歸窀穸猶厝淺土弟所深念或在於此
此固汝兄之責自當擇地以襄大事可以慰吾弟於九
原而瞑其目也尚饗

祭蕭淑人文

順治辛丑孟秋朔日太常寺卿蕭伯玉先生元配羅淑人以疾終於正寢文江年友李元鼎適自章門來歸聞訃哀愴者久之蓋不徒爲淑人悲而更爲伯玉慟也越月仲秋特以羊豕牲醴庶羞香楮之儀親致奠於其靈而系之以詞曰嗚呼瑤池雲黯寶婺光沈律谷霜淒龍鄉曉陰彼蒼何酷殲此淑人惟此淑人實邦之媛如彼德曜應耦伯鸞維爾夫子邦家之楨處則名士出則名臣學窮酉苑文兼晉漢含潘度陸轢沈陵范偕我通籍誼同弟兄籌策世務商推古今有言必訂無詠不斟學則相砥宦必同升肝膽並揭道義交成豈期世變忽焉桑海公作古人遺我獨在若室吾嫂若姪吾姪休戚相關安危如一九原復作庶幾可質天難堪斯善不蒙福嫂之徽懿屢產弗育叔子無傳伯道不嗣今昔同惋有識咸涕惟嫂生平信禮金粟視彼根塵有如桎梏一朝棄此若解其縛我媿忘情未免淚墮因嫂悲公愈增痛哭眷言德好聊寫心曲瞻拜淑靈奠此醴醑

祭仲弟婦彭氏文

嗚呼惟我弟婦之逝而不禁重有所感也以汝賦性貞靜同汝嫂事我封銓公及繼母安人恪盡婦道克諧妯娌操作自力內外無間言撫次子一如已出莫不稱焉吾弟生平廓落不屑屑治生人產而汝子殖學食貧無甘旨之奉汝一生惟荆布粗礪之是安蓋爲其難矣吾

弟年不配德汝孀居十餘年和熊畫荻課子於成以母道而兼父道不尤難乎汝婦早世所遺二孫熒熒然汝復手自襁護今皆能自立有室家且俱有子是又以祖母而兼母道益難矣先是封銓公爲弟議婚約言未協我從舅用廷先生聞而語我舅祿勸公曰吾有女年相若盍卜之余奉先封銓公命往求慨然許諾即汝也蓋與先安人爲姑姪行以舊姻而聯新好皆從先安人起見欲兩家子孫疊爲婚媾無忘世好汝今沒矣能不悲哉憶先安人見背我兄弟也我方八齡弟方四齡兄弟相依爲命者數十年如一日然以我宦遊時有離合庚辰赴召入都猶與弟約倘我久宦京師弟可來共朝夕豈謂世變滄桑弟僅及江淮而返不三年而遂奄忽下世今且十餘年往矣能不因汝之沒而念吾弟更念我先安人而益其痛乎汝年已六旬所不逮者止兩月有二子二孫並列庠序有聲孫復有子榮顯可待夫復何憾但風木之恨與歲月俱深鶴鴒之思歎幽明永隔所以撫今追昔不知涕淚之何從也

祭亡妻羅安人文

康熙元年十月朔之九日前奉 敕命累封安人妻室羅氏以微疾終於正寢杖舥服夫元鼎卜居會城十二日始聞病狀急買舟挈次兒振裕來歸未及劔江而凶問至及十九夜抵家而我安人蓋棺十日矣傷悲摧裂哭

不成聲越三日乃率兒子振祺振裕具羊豕香楮羞酌之儀致祭於靈柩前而投淚系以詞曰嗚呼安人何竟舍我長逝而不少待邪痛哉初以家人報聞之遲歸而始詢知原未有甚病也醫藥輒效其飲食啓處櫛沐絕不異於平時家之人不之異即祺兒與適曾氏之女朝夕侍側亦尋常視之而不敢有別慮安人自視漠如更時爲寬譬語而不及他殆至彌留之前一日始命兒迎余歸遂頻問余歸乎兒應曰行歸矣安人唯唯否否若有喀喀欲吐不能待焉者夜問兒曰明日何日兒曰初九日期吉矣遂不復言止索衣履起而沐至初九巳刻呼祺兒長女視之淚落兩手握子若女之手而瞑痛哉夫無病苦而全歸與擇吉期而長往絕無婦人女子眷戀絮嚙之態此豈非夙有慧根而得天之厚能若是乎獨是余與安人五十年伉儷之情十七年睽隔之景患難之餘歸里者八年於茲文水章江相距不三百里而遙竟不能爲我安人啓手足視含斂執手一訣而竟舍我長逝而不少待此余所爲宵旦悲涕而不自勝也嗚呼痛哉安人負性端良宅心醇厚儉以持已勤以教家樂施予周急難自家庭以及親戚鄉黨仁而衷以禮裁以義下逮媵侍臧獲靡不肅然而有恩至弟姪與姪之子若婦賢則愛而敬之稍不若於訓呼而誚訶不少貸以故石園一門之內咸謹事不敢渝若夫子女一視第

三女之適安城伍也拮据奩贈於已出之兩女無異兩弟即世喪葬之具多所取給寧加厚焉此其閨範聞儀一家知之一鄉知之遠近靡不傳而誦之然吾兩人五十年間所爲歷常變順逆榮瘁離合是不一境安人皆能明大義持大體有非人所能知而吾兩人所自知之而不能告之人者痛哉猶記壬子之冬安人來歸余結禱廟見之日余慟先夫人見背早而不及茲也余悲安人亦悲方彌月即促余肄業山寺曰舍此無以報母夫人於地下余之刻厲以弱冠舉於鄉不數年成進士以有今日孰非安人篝燈龜手雞鳴解珮以襄其成乎憶先大夫以致政歸里一日無賓客不樂生計蕭然而繼

母羅太安人性卞急難事安人以一手秉持家政脫簪珥損眠食無米而炊靡不敏辦以當二人意先大夫每向人稱曰孝哉婦也余通籍四十餘年初筮仕行人遇覃恩得封爲孺人晉銓司再遇覃恩又得封爲安人及歷左右佐樞亦以覃恩得上其姓名於司勳氏以淑人封而安人視之泊如當年冠帔一御依然荆布之常躬自節約而無絲毫綺靡之意且余所最感傷而不能自己者則以先大夫之在堂也駢駢征夫有懷靡及安人固能溫清定省代予以菽水之養及先大夫棄不孝孤而去也余適于役藩封安人又能代余必誠必敬以俾余無終天之憾其始終事繼母羅太安人也亦如之先

大夫宅兆未卜久厝淺土不孝之罪幾通於天安人又能爲余守此一棺惟謹即滄桑變更時移事殊室廬盡付於兵火劫灰中流離奔竄獨能多方護存此殯攢之數椽以待余歸成禮而謀一坏之安此非人所最難乎余獨何心而能不悲余在先朝之末年以光祿捧檄而出也長兒祺年纔十有二齡耳爲之冠爲之婚爲之教誨忽丁國難南北阻絕不逞之徒競肆剽掠靡不以此三尺兒爲奇貨欲得而甘心焉安人盡棄生平所蓄杯盃釧飾之類那貸取盈始得脫兒於虎口及橫守爲虐兒又幾蹈不測安人復搜索錙銖且鬻及冠帔以厭貪人之腹而兒又獲免則此十餘年中忍痛茹荼護兒以見余於來歸至今日而得齒於貢薦之列也其艱貞爲何如余獨何心而能不悲邪安人屢生不育晚得祺兒每趣余娶及娶省室朱爲天潢之裔才而且賢聞之色喜偕余入都生兒裕聞而復喜曰祺兒不孤矣後聞裕兒能屬文則又喜歸拜堂下視之猶夫祺也見兄弟怡怡則更喜康子登賢書連年舉有二孫則益喜動顏色裕兒每一抵家飲噉寢處顧復珍惜時進兩兒以勤學勵行光大門戶爲訓是以裕兒依依膝下不肯輒離至今日而哀痛迫切早夜拊棺攀號而不知涕淚之何從者此又非平時教孝之所致哉昨冬余歸杯酒相對安人曰我自結髮爲而家婦歷五十年今變亂之後得以

團聚一室先人既葬兩子成立又見次兒之成名而且
有孫吾願畢矣余曰自是以後當爲重構石園之居攜
家來歸吾兩人舉案以同稱七十觴亦悞事也安人沈
吟久之而後曰若得此幸矣余曰是何難安人不答今
而後知其心之悲也嗟乎痛哉累受國恩子孫盈前年
近七旬不謂非壽亦可以瞑矣然易簣之際聞尚有喀
喀欲吐者余則知之矣一以祺兒之尚未舉孫也一以
曾氏之長女孀居孤苦一以劉氏之次女早世而外孫
之怙恃無依也夫祺兒年方壯仁心爲質理當昌吾胤
嗣遲速有時可以無慮劉氏之外孫卓然能自振其家
風次女可以無憾若長女之熒熒未止既以其兄之子
爲子且有一女當爲擇壻以厚其終一切軫視護恤皆
我與兩子事也又奚憾哉嗟乎白首相依黃泉永隔欲
言莫盡老淚徒傾有酒在尊有肴在筵安人其聞余慟
切之言一鑒之乎嗚呼痛哉尚饗

哭姪女靜芳文

辛丑秋八月七日家大中丞紘函兄之女爲姜嫂出者
歸余內弟卓爾名靜芳以疾終於南州時叔梅公還吉
水訃聞傷悼不已仲冬來歸事緒浸尋且隱慟於中不
忍言及茲至十二月廿日始得酌以芳醴爲文告其靈
曰嗚呼吾姪女竟以余歸里之十餘日而遽逝邪逝今
且數月邪音容笑語恍恍在目而九原遂不可作邪夫

人世泡幻修短靡常達觀曠覽何彭何殤惟是女子之嫁也奉翁姑相夫子育男女爲三大事汝之于歸不及事翁矣數年以來早夜惕息于嚴姑之側而承順無歡卓爾性耽閒適不善治家人產而四壁蕭然至子嗣則竟杳如三者不得一焉知汝之所大痛也在尋常際此景遇雖不怨尤能無勃諍汝乃絕不見於顏色語言間旨而安焉內外上下大小無不稱汝聰慧溫醇明義理而識時勢者然余每與汝媻微察汝之隱憂蓋有吐而逆人毋寧逆己之意其抑塞莫可告語鬱而成疾余兩人亦甚慮其未必長年何乃以此而殞其軀得年僅二十四遂止於斯邪傷哉夫復何云憶汝之初締好也汝

父母實與余兩人一語訂盟世變不易是以汝重託於叔媻爲父母也八年之內依然事叔媻猶父母也起居必問寒暑無間或偶有恙藥餌必親其視弟若妹與其舅姪姪女也皆本天性之怡怡以故雖隔一城無數日不相見今竟已矣人生缺陷一至於此邪猶記前歲持篋索書必欲得蠅頭字余慨然口占頃刻書數百言於扇頭汝覽之色喜曰此吾叔之壽徵也或偶一侍飲見余進數觴則悵少則否余微有不懌多方解譬釋然始安此蓋屬離中或有不可得者又汝之視余猶父也乃汝病余不及視醫藥汝歿未及見含斂閱數月而後得一杯奠汝之靈是余不得視汝猶女也傷哉所幸疾

革之日汝孀在家尚能命汝弟周旋汝疾病之間拮据以襄汝身後事全其天性手足之誼則汝可以瞑而無憾耳嗚呼歲云暮矣風雨淒然夜臺永隔老淚莫宣尚饗

哭兒婦陳氏文

己亥春正月廿五日戌時余次兒之婦陳氏璋玉以疾卒於寢合室悲傷淚不成聲至三七日爲之延緇禮懺薦度往生作佛事已將以二月十八之吉淺厝於城外之蕭寺先一日翁李梅公姑朱遠山氏率兒子裕始以冥帛奠於其靈而示之以言曰嗚呼傷哉兒婦兒婦彼蒼者何奪汝之適而莫知其然也邪以汝體貌端正德

性靜淵存心寬和勵行凝堅事翁姑則承順在志意之表相汝夫則恭敬居倡隨之先無非無儀不怠不愆總惟禮義之是秉將紛華鉛飾以盡蠲謂宜畀以休祉錫之長年胡以產後無必死之證據爾奄逝曾不少延嗚呼傷哉世界缺陷造物忌全以汝生於深閨爲汝母寶若珍瑱與汝兄手足和諧爲從來兄妹所未有之繾綣及歸余門余與汝姑視汝不啻愛女而余兒與汝房帷好合皆以仁孝砥礪詩書勉旃兼之畢婚未幾遂爾叶妊女紅之餘習筆墨而加意於簡編凡此皆婦人女子中所謂得其一二亦足以相夫克家而可傳汝則實能兼焉是以余每與汝姑私心自喜謂家政將來可託兒

無內顧可矢志青霄而發憤鑽研即內外上下靡不交口而稱新婦之賢豈期一疾弗起飄忽雲煙此皆兩家之不德以致罹茲閔凶而不禁涕淚之潺湲嗚呼傷哉汝神氣內朗精英外妍臥牀廿餘日持正自守從無雜譏即至彌留中有語口不能宣然猶合掌欲念佛舌轉青蓮蓋曉然死生之際若化若遷絕無恐怖絕無挂牽此必再來宿根借以轉輪迴而仍返香案之前乎嗟嗟已矣修短有數莫問者天獨余與汝姑攜余兒數千里間關來歸獲茲佳婦不十餘月而種種嘉美盡成嗚咽余兒以十八齡弱冠之子琴瑟初調令其作賦傷往而悲斷絃余兩人所爲早暮神盡而徒見呱呱孫女惟存汝血膚之一綫安得不衷腸摧裂聽淒風苦雨增其鬱悁嗚呼傷哉有酒在尊有饌在筵汝如有知其聽余詞而來格以無憾於重泉尚饗

石園全集卷第二十九

石園全集卷第三十

灌研齋文彙八

行述一首

先考封銓府君行述

嗚呼痛哉府君之棄不孝孤兄弟也蓋十年於茲矣憶
丁卯之春孤以行人于役當報命時璫燄方熾江鄉諸
君子摘瓜抱蔓孤亦惴惴弗免欲具告病疏府君不可
曰王命不宿於家我老人尚健匕箸今年躋七十汝往
而更領一差歸杯酒團圞致足樂也設限且逾小人中
以不測爲吾憂忠孝之義何居孤始促裝行行之日府
君把酒相勞尚引滿數觥以示矍鑠孤亦自以爲無患

也春末抵京黨禍且及閒曹使署中以典試題差者皆得鐫奪凡請急請假概格弗行至五月乃得奉使淮藩六月抵藩竣事兼程歸里不謂府君先一月以疾終矣嗚呼痛哉醫藥未親含斂未視孤猶偷此視息以苟延人世乎惟是前烈未揚中心恫割每思詮次行事具草數行輒涕泫泫且中咽也茲以明年某月奉府君葬於某山之陽乃稍稍攄其遺行荒迷不能一二孤椎無文不敢爲尊者親者溢惟立言君子采擇焉府君諱尚惠字子昭別號如賓余李之先系出唐西平王晟居關中第七子憲歷官江西觀察使憲子游爲宜春郡侯遂占籍江西而其居吉水谷邨也則自七世祖唐字祖堯者

始自南唐至今九百餘歲矣其間文學事業代有顯人凡二十一傳爲學錄公諱衍號南軒爲孤高王父有隱德以季子棟馳恩故稱學錄焉配曾孺人生三子長即孤曾王父諱楷以詩舉嘉靖丁酉鄉書起家邑令者三俱擅循卓聲而任青田禦倭築城之功爲最著解組歸田潛心性命之學時羅文恭先生倡明姚江學於里曾王父獨與同年友司李龍山劉公互相商究日從文恭遊往返辨難刻有紀言傳世學者尊爲株山先生元配曾繼劉側吳有丈夫子六而孤王父都事公諱時學號賓符則第一子也幼負文名補博士弟子員已循例爲國學生屢舉不第謁選人得忠義中衛經歷駐薊門蓋

邊任也以廉敏稱報九年滿授徵仕郎妻羅氏封孺人而株山公三任縣令不得邀一命之榮者至王父始得推恩所自贈父文林郎如原官母曾贈孺人繼母劉封太孺人皆予告身旋擢四川都司都事人稱世德之祥云都事公生府君及仲父尚賢府君生而體音龐鴻秀眉豐準六七歲授句讀試對偶皆以警穎聞稍長就外傳屬舉子業輒爲不猶人語已而涉及羣書獨愛司馬子長游俠諸傳及陳壽三國志於是慷慨具經濟略以豪傑自命一試有司不偶即單騎攜一僕走薊門省孤王父時王父參軍戚少保繼光幕府少保威望赫奕會上遣右司馬行邊大閱十六萬師畢聚三屯金鼓震天一切飭廚傳備賞予皆屬王父王父整辦俱當少保指少保喜曰此豈一手一足之烈乎曰兒適南來共相拮据可幸無罪蓋指府君也少保即索府君晤府君方弱冠偉容儀議論風生少保與語移時奇之曰此必能爲國家任大事者府君感其言睹塞上形勢慨然有經營四方志歸而鍵戶一編家封大司馬文源先生贈少司馬敬吾先生並以才名冠里中府君執贄與相切磨家庭師友于于藹藹二先生相視莫逆也試又不利輒棄舉子業縱讀古今載籍取唐人詩間擬之匿於文酒間一日無賓至不樂也王父以四川都事入賀卒於邠府君慟絕不欲生徒跣數千里扶櫬哀毀備至骨形於衣

舟過彭蠡狂飈大作揚帆者相繼覆沒府君拊棺痛哭
曰兒在願相隨水濱足矣舟危復安人以爲孝感所致
云旣襄事一意奉王母晨昏絕不治產業家益落鬻畝
以充甘旨析產則惟弟所欲者付之求當王母之意而
止於是孝友之聲漸聞閭閻曾恭端講德於鄉如同江
書院保禦玉墟各會所所爲明聖訓立鄉約保甲法及
清丈田糧諸大事靡不倚府君爲左右手嘗曰孝弟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李生有其本矣王母即世哀毀亦如
王父時旣免喪走白下籍名禮曹郎稱儒士時鄒忠介
劉文節兩先生倡道東南文節固府君以祖母劉所爲
祖母舅事之者因文節得北面忠介先生一見歡甚曰

是同水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乃進以心性要旨臯
比所至輒與俱見府君蕭然環堵手書數語相勉曰士
慎勿厭貧貧者士之常君不見趙閱道一琴一鶴夜焚
香府君韋佩奉之久而於天地萬物一體之旨駸駸有
會終先生之世呼爲老門生而不名蓋重之也追隨數
年德業日進踐履日篤先生問及朝家一二次政對輒
如先生意先生曰子可出而仕矣筮仕得保定府簡校
至則事事敏辦存大體不作硜硜下吏態觀察而下咸
異之楚熊大司馬芝岡時司李保定聲名藉甚不可一
世性卞急見者噤不敢出一語獨契重府君丙夜治獄
每進與商可否或得過者府君微言輒解即郡寮諸大

令所莫敢望焉有稅課司邵某者與商以稅事角商獍甚且有陰爲之持者以白熊熊性素嚴稅使惶懼不知所出下府君爲訊其事商以暮夜投府君正色拒之竟扑商而直稅使一時人咋舌謂下吏不畏強禦而能匡司李所不逮九江有陳巡簡者候缺於郡老且貧至不能具饘粥府君爲月給糈久且爲助其資以歸曰桑榆迫矣河清難俟陳歸得正首丘二子爲邑諸生後府君過潯陽率其子婦羅拜道左有所餽遺一切麾不顧曰余旣已忘之矣寧望報乎衛經歷王某者滇人也履任未幾旋以疾卒熒熒一僕周身無具府君解俸經紀其事俟其子至爲請郵符於上更爲其萬里道路費其子

泣曰生死而肉骨世世子孫無有數也其急人患難類若此安肅缺令兩臺使以屬府君代署辭勿獲在事八閱月向所負經濟稍稍自見舉凡勸農息訟拯災積穀皆諸長吏所未盡能者贖鍰取登報耳錢糧催科有法第令里老封識以俟新令府君不一啓緘鏘新令言於諸上臺以爲美談繇是聲譽日起獎薦數及萬曆癸卯北闈臺使者檄以充彌封選亦幕官殊遇也性好施見有急則周之保定故當南北孔道凡親知謁除或朝會往還者不足皆取給一一傾儲應之無難色即俸薪不少存矣歲當遷有大璫某者秉筆司禮保定人也歲時執部民禮甚恭一日囑其名下人言於府君曰稍致款

曲可得美擢府君心笑而婉謝之退而言曰幕官而思異擢且以他途進歸何以見同鄉諸先達及家之師若友乎未幾遷黔之永寧州目各上臺皆爲惋惜一時邑大夫如王公之案錢公春李公瑾皆爲詩歌以寵其行熊大司馬手製一箋爲贈其詩曰寧學尺寸子卓意厲高行去去愛景光慰我故人情噫亦異數矣亡何抵里且束黔中裝人曰不畏羊腸邪府君曰東西南北惟上所命九折坂叱馭何人哉於是促之黔正丙午鄉試也臺使者又檄以充謄錄一如癸卯焉時滇撫爲大司馬青螺郭公督學則宮亭甘公皆吉州人撤棘之日府君往謁皆曰汝名家子而不憚小就爲天末遊乎學使行

部至永寧廉得府君治狀進郡守曰此余同鄉明德之後也善視之爲增庠額數名州之人皆德學使而歸功於府君曰此從來二千石所不能邀之曠典也會當入覲郡大夫以下皆曰永寧幕新任也可無往府君曰此職也而敢溺乎往別撫公撫公曰汝第往歸來有某州貳缺當爲題補府君領之不知倦飛之意實借執玉以拂衣也歸之日家徒四壁至有朝夕饔飧之慮府君視之泊如其好賓客喜詩酒如故也有勸索保定之負於人者輒曰彼有心自當償不償亦不復計久之盡取其券焚之聞者嗟服嗣是一意延塾師課孤讀亦不甚督惟與忠介鄒先生公廓羅先生道義往還無虛日遇鄉

族公事任勞任怨至老不懈若恢復祖塋剏修祠宇倡鄉約興文會一切引爲己事揭債鬻產以供費且不使人知至今家大司馬少司馬輩每言及任事之難猶咨嗟府君不置也已酉孤補弟子員纔十餘齡耳府君曰子能持門戶名山大川夢寐以之數年間家居者十三外遊者十七乙卯孤舉於鄉府君猶與二三友人把酒黃鶴樓偶得江省錄見孤名始趣歸孤叩於庭府君誠之曰少年科名古人不以爲喜我生平奉教於先生長者得力惟不怕窮三字汝但能守此窮家風便是不媿科名有光祖父鄉族傳爲名言嗣是孤遵府君教惟謹窮年矻矻府君意安之壬戌孤上春官幸博一第府君寄語曰初入世途宜定脚跟不怕窮三字爾勿忘也乞假還家訓誡亦如之癸亥孤除行人司行人值覃恩得封府君徵仕郎如其官人爭榮之府君視若固有日唯奕棊飲酒以自適郡縣有司非大慶不一謁謁亦不干以私郡縣屢欲賓禮之匿不就迫之再四始一正賓席遂移家鄉居矣以丁卯夏終於正寢孤以駢駢使命抱恨終天聞易箒時口猶喃喃呼不孝孤名曰勉矣忠孝仍毋怕窮可見始終一致孤即頃濫文部再邀恩命特賁泉壤嗟何及矣痛哉痛哉大槩府君生平廓落個儻讀書不酬徒以抑抑下寮一洩之詩酒間其於世間齷齪爲家人生產計者一映視之曾無纖芥而有義骨有

俠腸與人語洞見肝肺人有非輒面折過則忘之人亦嚴而不怨遇事了徹人所糾結莫解者片言裁浚靡不當其情至賢士大夫津津懿好三尺童子能屬文亦敬而加禮若周貧恤乏不問有無爲義恐後尤從來履仁蹈義者所未有也非澤於道德能若是乎猶記父老言府君始抱乳於劉媪家一日天將暮風雨驟至府君臥於牀忽不知所在合室皇皇執炬索之得於後松山中而嘻笑如故人以下大用云元鼎謹泣血具狀惟明公哀而賜之一言府君不朽孤兄弟亦死且不朽他如世系子孫名適官爵厝地年月方向另揭於左方

墓誌五首

遜陵朱公墓誌銘

公諱議文字遜陵系出瑞昌王府瑞昌有悼順王五傳而爲鎮國中尉諱統銓者娶陳恭人生十子公居第三生而明敏事父母以孝聞長以禮義自閑舉動一槩於道人爭嚴憚之或有即於非者不敢令公知家庭之內肅如也好讀書且擅臨池技大都取法於古而出以已意尤喜於素壁上作大字有柳誠懸之風間以其餘精岐黃業活人無算明末諸宗室有學行者對品換授撫按以公名疏請公再三辭不得勉強捧檄至淮揚返棹歸而杜門窮鄉教子督耕有終焉之志女懿則幼穎慧絕倫好學能詩公難其配時余以銓司給假已卯過章

門問娶公一見深相得遂委禽焉相聚年餘咸以冰玉相詡壬午余以光祿召赴都公清健如常豈知遂成永訣公生於乙未年八月初十日巳時歿於己丑年八月初三日午時享年五十有五娶汪氏封宜人子三長中淞封奉國中尉娶羅氏俱早世次中庥如兄封娶余兄紫函中丞女卒三可中未請名封娶金陵萬氏女三長適新建青嵐劉顯綺次懿則即元鼎婦三適廬陵黃憲副鼎象孫男耀可中出以清康熙四年乙巳葬於南昌縣石壠岡首癸趾丁是宜銘銘曰
嗇其祿全其名潢流旣竭而子孫繩繩猶令想像其儀範而稱曰君子仁人馬鬣其封千秋萬世視此貞珉

朱雪臞先生墓誌銘

余自歸田來卜居南州睹潢流晝涸赤邱煙銷惟二三高人逸士猶得以文翰筆墨間寄其遐思近於古之食力者則子莊其著也子莊爲人醇謹好古能文尤精心八法作各體書蓋師事于岸熊學博而得其微國中凡贈送慶誦以文章介兕觥勒金石者靡不以子莊書爲重而士大夫亦若非子莊書不重焉者匪第以其書也子莊今春居其先公喪深隱永巷中一日手一冊再拜泣而請曰此先子行略也葬有期矣敢以墓中片石託先生以不朽余受而志之按狀公諱統奎封奉國中尉雪臞其別號也明太祖第十六子寧獻王諱權冊封大

寧徙國南昌獻王凡七傳而為輔國中尉諱謀跽是為
 公父娶萬氏封宜人舉丈夫子四公其長也生而美姿
 容介特自持立義不侵為然諾視諸裘馬翩翩角擊競
 逐者心竊厭之取古今載籍篝燈下帷攻舉子業時格
 於宗正例不得試有司則以其餘為詩為書為畫皆摹
 倣古人法出以心裁飄飄有挾飛仙以遨遊意一切塵
 事不以滓其曾次性孝友其事輔國與母宜人也温清
 起居朝夕匪懈父母疾則奉醫藥視寢膳惟謹及當大
 故時家日落兼以戎馬生郊歲復洊饑獨身任窀窆事
 極其誠敬不以累諸弟春秋祭享猶烏烏兒唬人咸多
 其孝焉戊子避兵湖東適元配逝倉皇顛連之際一切

含斂哭奠必成禮而後已此其篤於倫常之大者若其
 愛同氣信友朋嚴於訓子寬以待下多古君子長者行
 而不佞所心服公者往當崇禎朝上加意展親宗子之
 賢者咸得以其本品易流官舉國踊躍奔競有欲舉似
 公者公一笑視之泊如也嗣滄桑以還今職方郎石潭
 劉公僑寓奉新公主其家邑令聞而加禮非其意也乃
 去而之上高令敬信如之又非其意也去而之新昌與
 吳漆諸隱君為忘形交已而更授生徒譽聞日廣復不
 愜於衷乃入洞山與已任和尚相朝夕伊吾之聲同梵
 唄粥鼓相響答公之高蹈遠懷若將終老其間如是者
 垂十餘年二子固請歸不許計無復之乃以展墓為辭

適動其明發之思因上冢過家始就二子養夫當介藩
奮起功名之日靡不思得當以效用於世公既薄而不
爲後值芳草凋落之時又靡不借郡邑交游以爲寵光
公又託而屢避甘同野客緇流作世外緣有古鑿坏踰
垣之風所謂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者公真其人哉易箒
之際撒手懸崖有非死生可得而關其懷者矣公生於
萬曆丁酉十二月二十三日亥時歿於康熙丙午二月
二十二日辰時享年七十妻徐氏封安人先公歿有子
四人長議盞次議滄庠名容重即子莊也俱封奉國中
尉議踏議浙如前封皆早世女一適新建明經周白子
庠生孟琇孫男杏棟孫女一議盞出欒梧容重出以今
十二月十二日葬於觀音橋祖山之陽是宜銘

銘曰泊乎無營其志介其行潔孝友成性其儀不忒蓋
古隱君子流而寄意高遠視常變順逆不足以當其一
映我銘斯石以永耀其泉壤之宅

敕贈彭母劉孺人墓誌銘

嗚呼此余外王母劉孺人墓也礮片石而納諸幽則余
兩舅氏屬不肖元鼎宜有言母氏聖善惟骨月之言質
然余實不禁涕淚之泫泫下也往讀令伯陳情表曰臣
無祖母無以至今日未嘗不廢書而歎余於外王母亦
云憶余母安人之棄藐諸孤也元鼎纔八齡弟亨鼎四
齡耳稍長從先稽勲府君官下歸每登堂拜王母余兄

弟泣王母亦泣王母若思余母以不忍見余兄弟余兄弟亦若因王母如見余母焉者傷哉今十餘年往矣音容如在九原莫起夫亦愈思余母矣又安得不泫泫涕下也王母姓劉氏爲吉州名族蓋忠節之裔也季舅氏州大夫初命爲四川順慶司理遇上登極恩甫拜除書即得追封考鳳臺公諱憲字子監爲文林郎如其官前母陶母劉皆孺人故外王母稱孺人云孺人早孤而慧端慤凝重族人咸卜其後福及笄乃適文林公文林之先君邃學弘才遊四方顧楚之城步而樂之遂占籍焉爲名諸生負雋異聲貢於廷不幸無祿文林髮纔覆額也悲不自勝輒以光大先業自期服闋仍走城步補博

士弟子員廩於學宮時母李太君老矣文林公念不置乃迎孺人歸爲代菽水養孺人任家政夙興夜寐操作每先諸僮僕家用是饒凡所爲供祭祀燕賓客與奉太君之甘毳無不備至太君性好施與黽勉以將咸當太君言太君晚歲病目文林公仰天悒悒遂欲焚棄筆研以奉膝下歡太君譙之曰而父白首窮經不博一進賢冠以顯當世未竟之業在吾子我晨昏有婦在無虞也孺人亦曰母言是何事長把牛衣涕泣邪以故文林公得一意肆力於學無內顧憂而孺人所以事太君者饋糲省厠踰扶持寢起沐浴澣洗無弗躬親太君常曰使吾無目而有目以吾婦賢也太君八十耄矣始多疾孺

人爲調藥物餽粥每禱於天願以已年益姑算卒不起
孺人拊膺而痛相文林公襄大事惟謹每霜露伏臘語
及輒嗚咽酸澆嗟乎此豈尋常閭閻中所能幾其萬一
乎文林公幼具大志傷兩尊人不逮益攻苦焚膏夜分
不倦孺人以機杼刀尺聲佐其伊吾屢試不第幾收而
置者再晚雖膺殊恩拔明經高等非其志也遭時多艱
遂抗志不仕投林泉以老孺人慰之曰縫掖而登雋天
子之廷未爲不遇何必升斗乃榮哉去與偕隱咸謂有
北郭鹿門之風焉先是文林公娶於楚爲陶孺人且有
伯舅氏舅氏爲家督以治楚者治家故不習家益落孺
人時已有兩舅氏及余母安人矣孺人絕不以不善生
人產爲伯舅咎撫愛教育亦如兩舅人不辨爲誰氏出
也余母秉性靜莊不類凡女孺人於諸子中憐愛特甚
每訓以女史內則曰非貴如吾女者不字相攸久之得
先府君稱悛一切橐裝皆從十指中拮据不以爲難其
嘗兩舅氏出就外傅也質明而起中宵不少休凜凜嚴
君焉一日呼舅輩語曰晝荻和熊豈不饒爲之而父在
數千里外得毋失庭訓乎急趨之楚獨以一身持門戶
即四壁蕭然治織紵如故絕無怠容嘗曰敬姜吾師也
未幾文林公棄賓客兩舅氏扶櫬來歸孺人憑棺擗踊
號呼不欲生喪虞皆準於禮自是屏去一切政付予仲
舅而督課州大夫愈急曰未亾人所不相從地下者以

若家兩世皆以高第選舉而不及祿小子勉之言已淚
落霑襟州大夫服訓兢兢攻舉子業亦從城步以第一
人廩於官名噪吳楚間人以為科名直掇之耳孺人始
一開顏歲乙卯余舉於鄉政孺人春秋八十以公車弗
獲上觴先府君為請鄒忠介先生言以先酌者孺人為
喜加一爵曰何以得此於今之名世哉壬戌之春州大
夫以恩選貢上春官孺人且寢疾會有報者曰甥元鼎
成進士矣孺人聞而遂進粥一匕箸病霍然良已嗣是
州大夫以肄北雍歸余亦請假還里具衣冠拜於庭孺
人勞慰有加相樂也已而相泣又如曩昔余固知孺人
悲余母之弗及見耳比余謁選行人迨甲子歸而孺人

先以癸亥之冬終於正寢嗚呼痛哉猶記余童子時先
安人以家府君宦遊奉孺人養於家孺人懿德所浹余
家之娣姒下及童穉無不感誦若忘其為外大母者至
今一二老臧獲時誦孺人不置計孺人即世距先安人
蓋二十年矣每對余兄弟言輒述先安人所為茹荼狀
涕泛濫被面旋勉之曰何以慰而母於地下則余之得
有今日兩邀恩綸以報先安人者無非孺人有以成之
此余所為執筆於邑而有感於令伯之陳情也孺人生
嘉靖丙申之閏十二月廿四日終天啓癸亥之十一月
廿五日享年八十有八子二長余仲舅氏自成受恩例
冠帶娶龍氏次即余季舅氏自修以泰昌元年選貢初

任四川順慶府推官贈文林公及前母陶母劉爲孺人
初娶楊贈孺人繼娶曾封孺人再任廣東市舶司提舉
三任雲南祿勸州知州女即余母適先府君以不肖元
鼎初任行人贈孺人再任吏部稽勲司主事加贈安人
孫男維寶維賓俱附籍城步邑廩生爲仲舅成出愷生
邑廩生恂生郡廩生怡生爲季舅修出孫女二茲卜乙
亥十二月廿九日葬於本里巨陂海螺形首癸趾丁兼
丑未與文林公宅兆實對峙焉銘曰

疇不爲婦而婦也良疇不爲母而母道用章疇不爲母
之母而能勛藐孤於成以勵官常宜介眉壽祉鯨且康
馬鬣崇封翟第輝煌巨陂之兆尋塘之藏鬱鬱蔥蔥墓
門相望以垂來禩長發其祥千秋百世其弗忘

鶴岡阡記

先封公以天啓丁卯捐棄祿養迄今三十有三年矣當
彌留之際不肖以使署于役淮藩及趨歸而先封公已
見背一月抱憾終天百身莫贖家有枝寄小館右偏空
園一區土乾而地高遂構屋數椽奉先封公攢焉初以
權厝僅歲月自當勉營一坏及服闋有銓司之命簡書
惟畏不得不倉卒就道殆歷四司以卜葬乞假歸里十
餘年無日不從青烏家擔簦躡屨上下山原力購數處
竟有諸事俱備卜葬有期而掘深丈餘皆屬瓦礫其敢
以親骸嘗試乎每自思惟德薄緣慳中心如焚及庚辰

又以量起光祿入都曾拜先封公攢室之前曰兒去以
年餘爲期或得拾級而登再邀一綸爲泉壤光寵豈期
迴旋同牧勲祿間者歷二年所浸尋以及國難余之所
以絕而復甦偷此視息於人世者亦以先封公淺土在
念也已而南北懸隔風木徒悲家鄉烽火望屋焚掠先
人救廬灰劫幾盡即前云枝寄小館亦鞠爲茂草而獨
不及於封公攢室若有神翼之亦異矣嗣際 新朝游
歷樞貳屢疏陳情未得俞命身經多故旋仕旋已其間
萬死一生真有艱難險阻備嘗而莫可告語者流寓江
淮依違數歲而先封公阡肆無期寸腸欲斷丙申冬江
鄉稍寧亟理歸棹適劔邑楊振宇先生久訂卜地之約
過余谷邨環顧遠近竟無所得時當清明上冢余以竹
兜同之先曾王父匡山丘隴路半而雨憩松林中振宇
諦瞻川原向余曰此中有可畱心者余先歸振宇同兒
子祺夜宿山莊冒雨登高岡者再乃熟視曰得之矣問
之知爲鸛藪周文襄先生祖塋連近山也適有妻弟羅
九上與其家有姻好遂託往言振宇歸同宿小園余忽
夢一客揖而言曰天半有紫雲宮爲洞山福地天久以
賜君者君知之乎余曰不佞菲質涼修何以得此客曰
君有兩陰德事上帝嘉君故有此賜前者君雖未嘗過
問而牌坊題名堂額柱聯皆君銜也今喜劉殿撰居近
可爲照應言訖見有多人賫送行李及桃果各件云送

與殿撰公者客曰此即去紫雲宮也余曰路將奚出客曰從保定府紫荊關去便可到客遂別去蓋丙申四月之二十三夜也余醒而記憶光景問答宛宛在目曉起爲兒子輩述之大相驚喜越日而九上來言周地已允售矣因思此地發脈於紫華壇似與紫雲相合而晉卿太翁劉文節先生宅兆相距不二里許又與晉卿居近之語符至保定云云則先封公曾官其地者神之告之若有深意遂毅然用價成之越一年爲丁酉冬又期振宇至以爲可以葬矣日者言時月微不協於是請振宇先爲定穴作子山午向兼癸丁三分開地見土色紅黃中尚有五色成球者遂命匠礮石爲墳以待擇吉而阡立壙時余曰遠地宜深振宇曰此可及四尺五寸余爭之力振宇曰稍深則壙底矣土色自不能同掘之果然遂如尺寸而止又審穴之上下余以或宜少下振宇曰少下則土不堅及開穴前一室藏墓銘而土果窳始知此穴爲天造地設斷不可移易矣山向年命惟今歲己亥爲大利有新建熊生寅牧者爲少宰雪堂先生族屬精選擇春首爲余詳查云閏月廿五之酉時爲上吉又叅之豐邑余劍光會城彭體南議悉與熊合遂浚計歸而襄事雖人言皆以爲春夏之交多風雨弗之聽也閏月之二日從南浦發舟尚霽也至初四而雨數日雨益甚晝夜淋漓不少衰無不爲我憂者蓋已擇十九發引

設雨將柰何望日稍霽十八夜則風雨大作余憂滋甚及十九寅時啓攢雨頓息亭午發引則皞日當空抵同江登舟順風揚帆不移時至鶴藪次日迎棺詣墓道前一切哀哭祭奠皆準於禮至廿五酉刻下葬瑞旭和風晶晶熒熒蓋自十九晴迄廿八奉先封公神主歸入家廟而後兩人皆以爲不肖孝感所致余不敢當然而先封公生平積行累仁宜爲彼蒼所眷注故特假以旬日之晴明竣茲大事若夫三十三年淺土啓視棺柩纖毫無恙髣髴如新見者無不相詫爲從來未有之異則又皇天后土所爲訶護以至今日使不孝得釋數十年之憾孰非先封公在天之靈貺乎援筆書此以詔余子若

孫傳之世世俾知余三十餘年所以未及葬先封公之故且知歸窆時所以得於天道人事者如此是役也堪輿爲王劔瀾余劔光而分金審度俱振宇所預定者家族少長咸集會葬環堵而觀者數千百人素車白馬照耀奇松紫府間題主則湖西兵憲趙公諱進美山東人祀土則吉水令褚公諱承愚鳳陽人因并記之

先安人壙記

嗚呼先安人之見背不孝元鼎也蓋六十年於茲矣昔歐陽文忠瀧岡阡表曰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六十年其子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每一讀之未嘗不掩卷流涕而不能自己夫以文忠當宋嘉祐隆盛

之日參政事登二府天子錫恩於其親賜爵進號待之
而得可也孤不孝而敢望文忠哉六十年同所爲六十
年則異今冉冉老矣更何所待乎倘不約略詮次母之
懿行淑德爲垂示來茲計天下有無母之子也哉蓋不
孝孤八歲失吾母幼則何知至成人先封銓公於庭訓
之餘時詔其一二而余舅祿勸公亦數數爲言元鼎泣
而識之未敢忘也母姓彭爲廬陵老岡望族生而敏慧
持重簡穆幼嫻內則曉大義外大父鳳臺公外大母劉
孺人每以爲有丈夫槩外大父先世占籍楚之城步餽
於澤宮多半羈楚也大母則仍留家每寄語惟以先安
人擇配爲第一義時府君喪我前母荷山彭孺人用良

妣將我王母羅太孺人命委禽焉先安人年十五來歸
我封銓公王母在堂前母有姊在室府君豪邁自命讀
書慨懷有大志不屑屑事家人生產且好賓客廣交游
母操作勤儉手口瘁荼不言勞視姊不啻已出王母性
嚴急綜覈且好施予恤貧乏母在王母左右先事迎意
聲色無違王母悅敬順益篤有姑爲王母所憐愛者歸
於周欲豐其奩母盡傾筐篋以爲姑資王母愈悒然曰
賢哉婦向虞其少也今乃能如是乎於是家政畀母
朝夕溫清承大母歡處妯娌雍而和御臧獲肅而惠中
外倚辦黽勉拮据無虛日無何王母下世佐府君襄事
一一成禮歲時燕享必誠必敬機聲軋軋與府君誦讀

相伴一燈泊如也府君屢試不利有司會有里社之役縣佐行田於鄉款之酒饌以家二新青衿爲東道主青衿之媪遣女使來言席必腆無爲吾兩新衿辱母政躬親中饋幾以刀自斷其指曰一二子衿遽能驕人乎夜不寐垂涕告府君曰大丈夫何途不可自見寧必窮年攻苦爲兒女子挪揄邪乃取簪珥衣飾盡付府君更勸鬻產易金不足又稱貸益之以壯府君行府君迎外大母與母俱然後俶裝北上籍春官稱儒士逾年拜除書參軍保定府報至母喜曰是可遂吾志矣但生事日薄索逋盈門母雖恬然處之然素羸弱慘澹經營力竭神傷而咯血之病作矣外大母每爲解譬病時發時愈母尤忍約自持不少懈時余姊許聘劉者年十有三孤不孝元鼎八歲弟亨鼎四歲元鼎就外傅習句讀作三字對母爲色喜已而語大母曰此子不凡恐未及見其成立也淚簌簌下不孝孤驚問王母此何爲者母破涕爲笑至今思之乃知言之悲也嗣是元鼎與姊弟三人病痘母爲調藥禱神襁祿不假他人寢處靡寧者數十餘日母以積勞病益甚適家大人使使來迎母蕭然臥牀褥間亟敕家僮治裝請叔祖覺寰公叔父見賓公護行外王母及家叔兄弟姪勸母以病不宜行母曰惟病乃宜行也衆問故母力疾言曰吾一女將及笄二子長可教次須養也設不幸溘焉朝露此三子者將何所依乎

不若趁我在挈以還其父而吾之目瞑矣言訖聲淚俱下遂買舟行次呂梁河凍舍舟從陸以隨州至保定不千里母急趣兼程進而神益瘁及抵汶上止宿扶翼出輿氣息僅屬猶抱余弟置牀左手挈姊右手牽不孝孤瞪目一視遽長逝矣是爲壬寅十月廿一日也痛哉痛哉行李蕭然周身無具叔祖父與叔父驚惶莫措一切含斂草率略備叔父指不孝孤曰小子識之道路倉皇之際無以不能厚而母爲他日憾也姊與不孝孤兄弟號呼無從不知置身何所時風雨淒然然葦蕭以代蠟炬正與居停商寄厝處主人難其詞忽有素車白馬來者曰官長至相顧錯愕即之乃汶上縣尉金君也金

名光燦爲保定容城之白溝河人以府君官其地稱治民絮酒束芻再拜致奠不孝兄弟藐孤煢煢以一白布裹頭且拜且泣金亦泣旋諭主者曰此我公祖夫人不幸歿柩暫寄爾家其典守無失主人始以茅簷數尺地權厝焉越三日叔父輩挈不孝孤等抵保定府君傷吾母之逝相距不三百里未及一設見孤輩羅拜聚哭於庭悲不自勝顧邢母曰此三兒者無母何恃恃有汝汝其善視之母唯唯次年汶水暴發城內外水高數丈府君執不孝孤輩痛哭曰汝母柩必無幸矣細思汝母生平仁厚慈惠年不配德寧有竟委逝波而歸於無何有之鄉者於是趣叔父歸叔父歸過汶上睹向所居停舍

石園全集卷之三
皆成灌莽而金尉任如故急往問之曰無恙蓋當中夜水發之際尉令數役舁置城樓乃不致有他嗟乎誰謂塵世中有此高誼之古人哉叔載柩歸加以槨卜葬本里黃橙溪辛山乙向此祖地也冢纍纍不孝孤自少以及老常思另卜一坏遷厝不果思同府君合葬又不果人見不孝孤幸叨一第兄弟子孫皆成行科名繼起即以爲吉壤焉不敢輕言改葬也然通籍四十餘年備員九列思欲邀一全典以報罔極爲泉臺光竟以有所待而弗遂此不孝孤所爲仰天號泣而莫能自安於懷耳嗚呼痛哉不孝孤循省身世洊歷死生患難尚能稍稍自立不至隕越吾姊吾弟皆奄忽下世獨不孝孤猶偷

視息以有此七十餘歲而精力不至於憊非賴吾母在天之靈不至是猶記不孝孤自試童子以至得雋鄉會闈每試之先夜必夢吾母夢吾母必得當自博一第後遂不復夢矣嗟乎異哉豈吾母默護不孝孤以成其名而願遂畢歟惟是不孝孤賦性硜拙又遭時弗偶竟不得大行其志以慰吾母於九原則負吾母矣痛哉母生於隆慶己巳年六月廿有五日歿於萬曆壬寅年十月廿一日春秋三十有四子二長即不孝孤元鼎次亨鼎光祿署丞元鼎以萬曆己酉補弟子員乙卯舉於鄉壬戌成進士初選行人值覃恩贈母爲孺人再任吏部稽勲司主事加贈母爲安人今雖歷任至兵部左侍郎會

香雪堂

覃慶應贈淑人乃姓名已上而復中格故仍稱安人云
諸子孫婦女婚嫁備載先封銓府君行狀中茲不具錄

石園全集卷第三十



石園全集卷第三十

書